

莊子評點

莊子故序目

莊子之書自前世皆列道家道家祖老子孔子當周衰以聖德不得位序詩書禮樂爲儒宗老子生并孔子孔子所嚴事當是時其道未大顯至戰國孟子尊孔攘楊墨至力矣無一言及老子吾意老子避世无悶隱君子也其清虛淡泊不大異孔子道不然孟子排異端必不釋老子不置論者世益陵夷狙詐爭戰之風日熾賢者自放不得志痛當時諸侯王無慮皆爲民害而世儒又兒襲多僞乃發憤取老氏之說務推本言之以救其失則莊周之徒興焉其詞泔洋放恣以適己其意則重可

悲矣秦得天下益尙詐力燒詩書民萌凋瘵天下滋欲  
休息慕黃老之無爲質文異尙時各宜也上自文景之  
君蕭曹之相國儒者司馬氏父子賈誼之論大道皆右  
黃老黃老之學於是爲極盛而諸儒老師區區守詩書  
燬棄之餘蒐殘討遺用力至勤苦六經始萌芽嚮明黃  
老專道之稱者千餘年浮屠氏乃益乘閒入中國正始  
以來士大夫尙清談崇高致人人言老莊卒放棄禮法  
天下大亂老莊氏之教外形骸生死寧靜自勝王衍何  
晏之倫溺心勢物殆不啻與之背馳絕遠而老莊不幸  
蒙其名是故其學盛於漢而極衰於魏晉道不軌於中

庸循其末之弊固將無所不極然苟得其本志之所存  
其爲禍豈至是哉初浮屠之入中國也詞至猥淺老莊  
旣爲世詬病高明邁俗之士知名物訓故之學未足彌  
道之量乃竊其說而增益之於浮屠宏闡而精研至不  
可究詰烏虜道家微而釋氏興雖以程朱大儒昌詞排  
之不能驟絕其流豈擴清之功不可冀與抑士之僚咤  
失志者多樂其說以自廣與不然則其道果有可自立  
者存也莊子書詞尤高好文者尙之前後爲注者百數  
十家獨郭象注最顯陸氏釋文多存唐以前舊詁自象  
注及諸家益各用己意爲說本旨荒矣余讀其書爲喪



取羣解略發指趣要以通其詞爲歸嗟乎莊生之言曰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又曰大亂之  
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  
必有人與人相食者悲夫余讀其言未嘗不慨焉流涕  
也光緒二十年冬十一月桐城馬其昶撰

卷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卷二

內篇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  
帝王第七

卷三

外篇駢拇弟八 馬蹄弟九 胠篋弟十 在宥弟十

一 天地弟十二

卷四

外篇天道弟十三 天運弟十四 刻意弟十五 繕

性弟十六 秋水弟十七 至樂弟十八

卷五

外篇達生弟十九 山木弟二十 田子方弟二十一

知北遊弟二十二

卷六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弟

二十五

卷七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列禦寇第二

十八 天下第二十九

卷八

雜篇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逸篇

釋文稱內篇眾家並同自餘或有外無雜余謂外雜二篇皆以闡內七篇之義其分篇次第果出自莊生以否殆不可考其閒皆不無孱益以其傳久故一仍之其讓

王以下四篇舊次列禦寇前然自蘇子瞻輩皆斷其偽  
今觀之猶信太史公稱其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  
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世所號儒者皆託爲孔子之徒  
今胠篋所言不及孔子第紕儒信老是其義矣若盜跖  
眞詆訛孔子是殆擬爲之者讀史公語未審耳且又烏  
覩所謂老子之術者哉非史公所見之舊其爲贗決也  
因從宣穎南華經解例退其篇目附於後又姚姬傳先  
生謂漢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存其三十三篇然今本  
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可決其非莊生所爲者則其十九  
篇恐亦有眞莊生書而爲象去之矣昔王伯厚輯莊子

逸文今更益采掇錄而存之亦猶姚先生之志也其昶  
又記

內篇黃庭堅曰內書七篇去度甚嚴二十六篇解剝斯

莊子故一

逍遙遊弟一

支遁曰逍遙也。至人之心也。郭嵩燾曰。天下篇莊子自言其道徧充實不可以已。

上與造物者遊。首篇曰逍遙遊者用其無端崖之詞。以自喻也。方潛曰狀大體大用也。無己故無體無功無名也。後六篇皆闡此旨。

也。後六篇皆闡此旨。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

陸德明曰北冥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漠無涯。楊慎曰國語魚禁鯤。

鯨鯢乃魚子。莊子以至小。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

而爲鳥。其名爲鵬。

崔譔曰鵬古鳳字。郭象曰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莊子大意在乎逍遙遊。

放無爲而自得。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司馬彪曰若雲垂天旁。是鳥也。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司馬彪曰運轉也。林希逸曰海動必有六月海動之語。

海動之語

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簡文曰齊諧書也齊諧之言曰。

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徒端反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司馬彪曰搏飛而上也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扶搖謂之騰去以六月息者也。

陸長庚曰息氣也宣穎曰大塊噫氣為風六月氣盛故多風方潛曰述諧未竟野馬以下推論其義野馬

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郭象曰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

也朱子曰息是鼻息之息九萬里風亦是此息推去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

無所至極邪。其昶案御覽引作以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其昶案人視下亦無窮此渾天之說歸有光曰野馬六句言積氣之厚且夫水之積

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於交反堂之上。崔

曰堂道謂之坳支道曰謂有坳埳形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

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姚永樸曰：而後乃今，即乃今而後之倒文。王念孫曰：

培之為言馮也。馮，乘也。胡林翼曰：辦大事以集才集氣集勢為要。莊子所謂而後乃今培風也。背負青

天而莫之天闕者。李頤曰：闕，塞也。而後乃今將圖南。王闓

上負天而下行，乘氣自然，運行其利，案此言蠅條與學釋

乘氣以游天地間者，必待厚積，乃可遠舉。蠅條與學文

學或作鸞。鳩笑之曰。洪頤煊曰：文選注引我決起而飛，槍七

反。榆枋也。音方。支道林曰：槍，突也。李頤曰：決，疾貌。時則不至，而控苦貢於地而

已矣。司馬彪曰：控，投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方濬曰：蠅，鳩四

下復論之。適莽蒼者三飡而反。司馬彪曰：莽，蒼也。腹猶果

然。陸德明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



二蟲又何知。其昶案之是也。斥鴳鳩。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

年矣。以知其然也。朝菌。其隕反。不知晦朔。王引之曰：淮南作朝秀。高注朝

生暮死之蟲。朝菌朝秀。蟋蟀音姑。不知春秋。司馬彪曰：蟋

語之轉耳。廣雅作朝蟋。蟋蟀音姑。不知春秋。司馬彪曰：蟋

生夏死夏。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本或作冥。靈者。李頤曰：冥

生秋死。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本或作冥。靈者。李頤曰：冥

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

亦悲乎。姚永概曰：眾人之言壽者皆以彭祖為比方。適可悲耳。湯之問棘也是已。

李頤曰：棘窮髮之北。司馬彪曰：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有冥海者。天池

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

上者九萬里。

司馬彪曰風曲上行若羊角

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且適南冥也。斥鴳

於諫反

笑之曰。

司馬彪曰斥小澤也

彼且奚適也。

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

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其昶案湯問棘詳列子湯問篇几冥

靈大椿及鯤鵬云云乃是總括其說略同於諧而再見者以湯棘皆古賢聖言足取信寓言篇所謂重言者此

其例也述諧意在積厚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

一君。而徵一國者。

吳汝綸曰比猶庇也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

榮子猶然笑之。

梁玉繩曰宋榮子即宋鉞荀子言宋子見侮不辱韓子言宋榮子義設不關與

天下篇言鉞諸語正同其昶案猶與適同漢書道爾而笑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

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音然也。其昶案世謂上一鄉

猶汲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劉辰翁曰未樹猶有所倚也。夫列子御風而

行。冷音零然善也。李頤曰列子鄭穆公時人名御寇得風

也。善音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其昶案致福謂

上辨榮辱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劉辰翁曰冷然者在外矣然

以形御風則猶未離乎氣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

無窮者。司馬彪曰六氣陰陽風雨彼且惡乎待哉。故曰。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其昶案以上論學者必具超世之議邁俗之行

乃能浩然直養而塞乎天地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

出矣。而燭音爵火不息。向秀曰人所然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

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

治。高駿烈曰。立猶見也。而我猶尸之。成元英曰。尸主也。吾自視缺然。請致

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

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子遙音巢。反。

於深林。不過一枝。郭璞曰。鷦鷯。鶉桃雀。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陸德明曰。

說文。鼯鼠。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

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其昶案。邵子謂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劉

大槩曰。證。聖人無名。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接輿楚人。

姓陸。大而無當。吳汝綸曰。淮南。往而不反。吾驚怖。普布。

名通。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方以智曰。逕庭猶霄壤。言逕路之與中庭。

偏正懸絕

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

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

昌約反

約若處子。

李頤曰：淖約柔弱貌。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

九況反

而不信

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

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猶時女也。

其昶案：時猶夫也。見經傳釋詞。猶夫。夫汝者言知有聾盲。即汝之謂也。

之人也。之

德也。將旁礪萬物以爲一。

司馬彪曰：旁礪猶混同也。

世蘄乎亂。孰弊

弊焉。以天下爲事。

簡文曰：弊弊經營貌。姚鼐曰：旁礪萬物以爲一。所謂合萬物爲己者。亂治

也。世自化之。新乎治耳。彼非有意以天下爲事而治也。釋文亦以世蘄字連續。

之人也。物莫之

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司馬彪曰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

不熱是其塵垢。糝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

事。褚伯秀曰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宋人資

章甫而適諸越。李頤曰資貨也章甫殷冠也李楨曰諸猶於也春秋經於越入吳越人

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

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其昶案御覽引隋圖經曰平山在平陽一名壺口山

今名姑射山窅然喪其天下焉。郭象曰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

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四子者蓋奇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劉大槐曰證神人無功惠子謂

莊子曰。司馬彪曰惠子名施為梁相魏王貽我大瓠。音護之種。司馬彪曰魏王

梁惠王也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朱亦棟曰物必先具可舉之質而後人得以舉之若瓠  
之潰敗不可收拾是非人之不能舉乃其堅之不能自  
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詞文曰瓠落猶廓落非不鳴許儻

然大也俞樾曰鳴文選注引作枵爾吾為其無用而培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

藥者李楨曰龜徐音舉倫反蓋以龜為皸之段借眾經音義皸居雲去雲二反通俗文手足皸裂曰皸經

文或作龜音義皸居雲去雲二反通俗文手足皸裂曰皸經世世以泝扶經泝普歷統音

為事盧文弨曰泝泝雙聲字是擊絮之聲陸德明曰小爾雅絮細者謂之統郭象曰其藥能令手不龜坼

於木中也故常漂絮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

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

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

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

辟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

樽。其昶案慮同鏡詩箋尙可磨鏡而平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秀曰蓬者短不暢曲土之謂劉大槩曰證至人無己此

言用大下言以無用爲用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

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

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

獨不見狸狌。力之狌反音乎其昶案正字通狸野貓善竊雞

狸同狸狌同跕秋水。卑身而伏。以候敖者。顧炎武曰

篇捕鼠不如狸狌屬也。吳汝綸曰。猶晉宋人謂雉媒爲游。東西野梁。王闓



跳梁跳浪也不辟音避高下。中於機辟。司馬彪曰辟罔也王念孫曰辟與繫同爾雅繫

謂之置死於罔罟。今夫繫呂之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

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

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顧炎武曰野古音墅簡文曰莫大也彷徨乎無

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顧炎武曰不夭斤斧物無害

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屈大均曰莊生之學貴乎自得鯁鵬之化皆以喻心無何

有之鄉。廣莫之野。心之寓焉者。也。仿徨逍遙。適其適之

至也。化其心為鯁鵬。化其身為大樗。夫既已無己矣。而

又何功與名乎哉。其視案以上言甄陶區宇。又必具堯舜不與之襟抱。乃能用世而不為世用。方潛曰大瓠大

樹寫大用也。齊物論第二。王應麟曰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歸有光曰欲齊天下之物

當觀諸未始有物之先方潛曰即體即用而妙無用之用也真者體也明者用也不用而寓諸庸物論不齊而自齊矣其昶案齊之為言平也休乎天鈞則齊矣

南郭子綦音其隱机音紀而坐司馬彪曰居南郭因以為號仰天而嘘荅

焉似喪其耦司馬彪曰耦身也身與神為耦其昶案喪耦忘形骸也顏成子游立

侍乎前俞樾曰廣韻顏成複姓李頤曰子綦弟子名偃字子游曰何居乎形固可

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

隱机者也其昶案言與曩日異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

者吾喪我姚鼐曰一除我見則物無不齊其昶案喪我忘意識也女知之乎女聞

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象曰子籟籟也

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乙戒反氣其名為風王

曰大塊是嗙無作則萬竅怒嗙胡刀反歸有光曰風

地也於心亦然而獨不聞之翳翳良救乎。舊注而與爾同陸

道一而已也山林之畏於鬼佳駿烈曰即玉篇之大木百

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栝子兮反吳汝綸曰栝讀

注小似圈音權陸德明似曰似注於花者似污者王念

說文注深池也污與窳通地為尊謂激者諱孝者音司

之汚尊郭象曰此略舉眾竅之所似激者諱孝者

虎日若叱昌實者吸者叫古弔者諫者矣於堯者咬於

謹諱聲叱反者吸者叫反者諫者矣反者咬交

反李頤曰冷冷小風也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向秀曰

殊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李頤曰于喁淪風則小和胡

止也顧炎武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向秀曰調調

貌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

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吳汝綸曰己音

也萬竅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其昶案萬竅怒呶非有怒

天籟在地籟人籟之中喻大知閑閑小知閒閒王敵曰

真君在百骸九竅之中喻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王敵曰炎

隙也王雱曰大知小知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凌轢貌

詹詹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

縵者窞反古孝者簡文曰縵寬心密者小恐惴惴之瑞大

恐縵縵其發若機括陸德明曰機其司是非之謂也王

運曰司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

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吳汝綸曰：王伯申說之猶

於也。此溺之當訓溺於十二。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字為一句五句為一事也。

也。成元英曰：厭沒於欲有類。緘繩洪頤煊曰：老洫與管。也。子之老吃三國志之老革音義並同。吃極也。革急也。

言老極而皮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色皺急也。陸德明曰：喜怒哀。陽謂生也。

樂慮歎變愁之涉姚佚啟態。王闓運曰：姚同佚。蕩也。

則出態魂形樂出虛蒸成菌。方潛曰：樂出虛幻聲。日夜。

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王闓運曰：已乎同。且

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其昶案：皆緣非彼無我非我無。

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其昶案：彼即喪耦之

妄皆己所自取。果誰使之近在一身而不可不若。有真宰。知乎故下文反復詰其真君真宰之所存。

而特不得其昧。除忍反陸德明曰光也。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其

案已同以真宰非虛可行之以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

信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六藏。李楨曰腎有兩藏左為腎右為命門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

之乎。其有私焉。其視案私謂有所偏愛不能皆說如是皆有為臣妾乎。

吳汝綸曰有與以同顧氏唐韻正有字古讀若以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

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

損乎其真。陸長庚曰此真於人本無損益迷則凡悟則聖一受其成形不亡以

待盡。王闔運曰保其形以待盡是待死而已其視案真幸不亡而今亦待盡此言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與物相刃相靡。王闔運曰靡同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

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乃結然疲役而不

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

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

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陸德明曰：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

獨且無師乎。其昶案：成誠同字。詩成不以富論語成作

成性是也。世人心與形為存亡，惟成心者不亡。成心謂

實有之真心。知北遊篇所謂內不化者也。師即師其君

幸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錢澄之曰

日夜之相代而自取真君者。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

至也。向秀曰：昔者昨日之謂其昶案：今是以前誠也。是以無有為有

無存為有，雖存神禹且不能知。宣穎曰：私見臆度何可

云故吾獨且柰何哉。夫言非吹也。其昶案也：與邪同。謂言

不足據亦似風之吹物。

起滅須臾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

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穀。苦豆音。其視案廣雅穀籬也。亦有辯乎。

其無辯乎。其視案音息。則語滅人言之與穀音等耳。何足校其是非。以上言人生智竅日開天機日

汨當於萬起萬滅之中識取真宰。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

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

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郭象曰。儒墨更相是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其視案左氏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又趙匡集傳云。不

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今欲是非。儒墨莫若以明者。不

以己明彼而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其視案彼斥儒墨也。

使彼明易地而觀則凡天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



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其視案彼是云者執彼儒

墨為是也此非真見其是已習彼故曰彼出於是耳據

己見以是彼復因彼而自堅其是人情類然儒墨其大

者也是非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其視案起

之生以此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滅無端也

不可方不可方可。其視案向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起滅向背而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

非遂因之淆亂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

用而寓諸庸即亦因是也

照於天之說也亦因是也

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因應是用蓋因而

應之之義云爾其視案此即儒者因物付物之學

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顧炎武曰謂

之道樞。其視案莊子因是之學不類子莫之執中無方

所故謂之兩行無對待故謂之通一蓋因是為

是我無與焉。彼是者我見所生是彼非此。有方所而對  
待起所謂偶也。彼是莫得其偶。即因是已。此環中之所  
以妙。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其利案徐無鬼篇云有  
也。物之時特樞之見端者耳。故曰樞始錢澄之曰樞天樞  
也。天樞居中斗柄環指不滯一隅。故曰環中。朱子曰老  
子云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轂中空處。惟是亦一無窮  
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亦此意。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此其昶案自道惡乎隱至  
以道為樞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  
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徐常吉日  
白馬指物二篇。莊子蓋據此立論。其昶案指百天地一  
體之一馬萬類之一。非指非馬真君真宰是也。天地一  
指也。萬物一馬也。呂惠卿曰天地與我竝生而可乎可  
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謂其昶案各有所行以成其道各

皆私也非物固存所然。物固存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

可。故為是舉。莛庭與楹。朱亦棟曰莛言其小厲與西施

陸德明曰厲惡也恢恹。九委憐決怪恹。盧文弨曰道通為

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

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王闔運曰主於得

已。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姚鼐曰上已字語詞

雅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

狙。七徐公賦。茅。音序崔謨曰狙公養媛狙者司馬彪曰

反茅椽子也。朝三升暮四升也。成元英曰

賦與也。列子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日然則朝四而莫

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陳用光曰：此即

管子書所謂繆數者，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

兩行。錢澄之曰：道通為一，惟善因者能不用一而用兩

兩者一之所寓也。張子云：兩在故不測其昶案自以指喻指至此，言道

本至通故不拂眾情。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

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

物矣，而未始有封也。王闔運曰：封域也。彼此之界也。其次以為有封焉，

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

以虧愛之，所以成。吳汝綸曰：愛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

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其昶案：故字連上為句。昭氏之鼓

琴也。

俞樾曰師襄事師舉其官昭舉其氏無成與虧故昭氏之

不鼓琴也。其昶案列子載師文學琴於師襄柱指鉤弦

琴歎曰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

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亡幾何曰得之矣於

是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及冬而叩徵弦

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師襄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

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昭文始有成虧之見故柱

指鉤弦三年不成章其後忘成與虧故不敢發手動弦

而神契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司馬彪曰枝柱

心得也。日舉杖。惠子之據梧也。崔謨曰梧三子之知。幾乎皆其

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

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姚永樸曰小爾雅載惟其好之也。

堅白之昧終。

姚鼐曰言三子自以所好人不能知是異於彼又欲以己所好告之人是明之彼然

卒不能明而郭象曰昭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文之子終

卒無成也文之緒亦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

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其昶案人已成虧道通為一昭

各私一我皆可謂成兼文之綸不能成子何能明人故

稽也史記滑稽多智顏師古說滑稽也稽疑也稽疑同

雲箴鴟夷滑稽注園轉縱舍無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

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其昶案以明者不用已而因

道本至虛故不執己見諸人與物宛轉即所謂滑稽

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

異矣其昶案是者以明彼者物論必求其類已落邊雖

際也王夫之曰此欲顯其綱宗而先自破其非

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  
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  
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  
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歸有光曰。始終數也。有無象也。無象無數。  
浩浩縣縣。其刑案秋豪性足。殤子反真。故稱久。天地與  
大天地並生。故彭祖天萬物爲一。故大山小。天地與  
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  
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其

業言謂名稱與猶加也。道本無名。渾然至一。今加以名。稱是一與言爲二也。二者一之所化。太極不離乎陰陽。

莊生謂之兩行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也既有名稱即有對待如謂道為善即與惡對推之有上即有下有大道生一一生二二加一為三也老子云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其昶案淮南云巧故自無適有以至

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其昶案渾然一理因是為是非

也以我往是彼故曰無適也雜以我見則紛紜矣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

是而有吟之忍也陸德明曰吟謂封域吟陌其昶案為

書如是我聞為倒語將記所請言其吟有左有右有倫

聞而先言如是亦此類也

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

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郭象曰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王應麟曰胡文

至當之極王應麟曰胡文



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子之言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

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嗾欺

反其昶案嗾與隙同說文隙崖也謂廉者不自顯崖岸大勇不伎王念孫曰說文伎很也道

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其昶案詩箋常守也廉清而

不信其昶案清謂明察也信與申同勇伎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

王念孫曰園與利通吳汝綸曰淮南作五者無棄而幾向方矣高注方道也其昶案園謂化五者之迹猶老子

之言挫其銳也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

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焦竑曰葆光即知而不知之謂故昔者堯

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崔譔曰。宗一膾二胥。敖三。洪亮吉日。鄆膾古。今字。

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

之間。若不釋然。何哉。其昶案。聽其自。昔者十日竝出。萬

物皆照。其昶案。照與炤灼同。字說文。灼炙也。淮南言堯

葆光之道。天且宜然。若十日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郭

在上雖蓬艾亦不能自存矣。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嵩

燾曰。日無心者也。德之求辯乎是非方且以有心出之。

民何所措手足乎其昶案。以上言人世是非淆亂當洞

明大本以齧缺問乎王倪曰。俞樾曰。廣韻齧姓淮南注

應無窮。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

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

死。司馬彪曰。音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蝮猴然乎。

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司馬彪曰。蝮且

子徐甘帶。陸德明曰。爾雅。莢。螽。蛆。郭璞注。似鴟鴞。耆

鼠四者孰知正味。蝮獮。篇面。狙以為雌。向秀曰。獮狙麋

與鹿交。鱮與魚游。毛嬙麗姬。司馬彪曰。毛嬙。越王美人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崔

曰疾走不顧。為決。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

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

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

而不能熱。河漢互反而不能寒。向秀曰疾雷破山風

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

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郭嵩燾曰能以

化自存於吾心。則外境不足以相瞿。鵲子問乎長梧子

曰。俞樾曰據吾聞諸夫子之語。則瞿鵲子當為孔子弟

子。國策有梧下先生李頤曰。居長梧下。因以為名。

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

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為孟浪之言。向秀曰孟浪音漫。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

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音也。可馬

聽笑疑。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

時夜。崔譔曰時夜見彈而求鴟炙。王闔運曰立春子嘗

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王應麟曰張文潛銘商瑤

旁日月。司馬彪曰挾宇宙為其昭。武軫合司馬彪曰置

其滑。古沒滑。音昏向秀曰滑以隸相尊。吳汝綸曰列子

衆人所以役役不休也眾人役役聖人愚菀。徒奔反司

沌不察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郭象

積也其昶案說文然燒也萬物以天地之火氣化而子

生復然而死以是相積而成終古一氣之屈伸而已子

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

知歸者邪。郭象曰少而失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

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崔譔曰正牀也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

其始之。斲生乎郭象曰斲求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

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

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司馬彪曰竊猶察察也君乎。牧乎。固哉。

劉辰翁曰舉世皆夢人。君人。牧方竊竊然有擇於此陋矣。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女

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音詭。陸德明曰弔至也。詭猶諛詭。天下篇其辭。

雖參差而諛詭可觀。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

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

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

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

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貪闇闇。李頤曰

明貌。其昶案是非論與則受之者執為彼是。祇益其愚。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

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

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其昶案彼即彼是之彼。彼不出乎我與若與何謂和

之以天倪。其昶案天倪者照之以天而見其自曰。是不

是。然不然。其昶案是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

然兩忘也。

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其昶

則不化有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其昶案化聲者天

我執也其自己成其自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取待而不待也司馬彪曰曼衍無極也其昶忘年忘義郭象曰忘年故

索窮年即養生主之盡年忘年忘義玄同死生忘年故

是非貫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其昶案振動也萬化之

寓諸環中以應無窮罔兩問景曰郭象曰罔兩景曩子行今子止

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曾國藩曰有待形為氣使也吾

待蛇蚶音付蝟翼邪成元英曰蚶蛇蛻故皮蝟翼即外篇惡

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其昶案此喪耦之說也昔者



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況羽陸德明曰：自喻適

志與。李頤曰：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李頤曰：蘧蘧有

形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

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其昶案：物有分，化則一也。此

識也。以上言至人深達造化之原，絕無我相，故一切是非利害貴賤生死不入胸次，忘年忘義，浩然與天地精

神往來而待解人於萬世若旦暮焉。

養生主第三。楊時曰：逍遙篇子思所謂無入不自得，養

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方潛

日即即用即體而全無體之體也。無體之體乃所謂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呂惠卿曰：生隨形而窮，以有涯

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姚鼐曰：已而為善

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李光地曰：無緣督以爲經。曰：身後

之中脈曰督。居靜而不倚於左右有位而可以保身。可

以全生。吳汝綸曰：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其親案受形父

也。以上知恬交養允執厥中。庖丁爲文惠君解牛。陸

明曰：管子有屠牛坦崔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居彼反其視案膝之所踣，謂屈一足之膝以

能相害。然嚮然。司馬彪曰：善然，奏刀騞然。呼獲然。崔謨

大於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司馬彪

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郭象曰：言其因文惠君曰：諱

便施巧無不閑解既適牛理又合音節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莊子 一 集虛草堂

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姚永概曰：言神志專

一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郭象曰：但方今之時，臣以

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向秀曰：專所司察

而得謂之神欲依乎天理。成元英曰：依批大卻曰：字林

批擊也。崔譔導大窾。彪曰：窾空也。因其固然，技經肯綮

啟之未嘗。俞樾曰：技疑枝之誤。素問治其經絡，王注引

猶經絡也。陸德明曰：肯說文作冎，著骨肉也。而況大軀

音乎。向秀曰：軀猶結處也。王闍運曰：嘗試也。而況大軀

日折謂折骨也。俞樾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

刀刃若新發於硎。音刑。郭象曰：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

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

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

難為郭象曰交錯恍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

謀化百然已解王念孫曰說文抹同如土委地郭象曰理

迹若聚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郭象曰逸

謂得之善刀而藏之郭象曰拭刀而收之也王文惠君曰

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姚鼐曰依乎天理離去

緣督之義解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司馬彪曰姓公文

曰右師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向秀曰介天與其人與舊

與同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注

其昶案形全形獨皆天所與德充符云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邵晉涵曰爾雅樊藩也

神雖王。于況反不善也。其昶案不斲猶言不期也樊中飲

養生者非養其形是謂保身老聃死。秦失本又作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

曰。非夫子之友邪。張之洞曰夫子謂老聃也弟子曰然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

也。其昶案氣還太虛則與天合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

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成元英曰是斥哭者吳汝綸曰倍背也情讀情

偽之忘其所受。其昶案受於天還於天何哀之有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情

郭象曰馳驚憂樂之境雖楚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

幾未加性情已困庸非刑哉

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音

解崔譔曰以生為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錢澄

之曰指薪為火此薪既盡所指窮矣而火固在也薪謂

有涯之生其死來以上養生者不必不死是謂全生

內篇一至三

莊子故一

內篇

莊子故二

人閒世弟四

陳于廷曰莊子拯世非忘世其為書求入世非求出世也薛瑄曰人情世態曲盡而

無遺言當察受否議微者知之方潛曰以無用為用乃可以逍遙於人閒世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

衛君其年壯其行獨郭象曰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而不見其

過郭象曰莫敢諫也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成元英曰語其多少以國為量

澤若蕉郭嵩燾曰蕉與焦通即詩如棧如焚之意民其無如矣其昶案無如即無餘言無

子遺秋水篇子無如矣亦謂無餘足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

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崔謨曰則法也庶幾其國有瘳

乎仲尼曰諱音照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



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吳汝綸曰憂憂讀如楚詞傷余心之優優古之至人

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

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爭之器也

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古江反未達人氣

簡文曰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

術暴人之前者。姚鼐曰術同述是以人惡有其美也。郭象曰回

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而強以仁義準繩之彼將謂回

欲毀人以自成也其昶案自有其美故見惡於人且德

厚信命之曰菑人。王闢運曰菑同剗人菑人者人

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愧賢而惡不肖惡用

而求有以異吳汝綸曰惡用猶何由也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

鬪其捷呂惠卿曰女與之言徒唯諾而無詔告則彼必乘人而鬪其捷辯其昶案而目將焚之以下皆

能斥王公也而目將焚之王念孫曰說文而色將平之管或也與笑通

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

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

之前矣郭象曰未信而諫雖厚為害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紂甫拊音撫人之民以下拂其

上也崔謨曰偃拊猶偃仰謂養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

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朱亦棟曰胥敖二字切音為苗即三苗也叢枝即宗也

禹攻有扈國為虛厲李頤曰居民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身為刑戮其

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其昶案淮南名實不入注

實謂幣帛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貨財之實

而況若乎。郭象曰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眾攻之雖然若必有

以也。嘗以語我來。王引之曰來句末語詞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

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

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其昶案外貌為陽見禮疏孔揚

采色不定狀其貌為充盈而內無定執此言端而虛者彼見人不己違則據其所感以自恣是則與益多何異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其昶案日漸猶日積也謂細行而況大德乎。將

執而不化。其昶案此言勉而一外合而內不訾。方苞曰不訾言貌相承而心漫不訾

省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其昶案禮記注

成猶奏也。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

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

之邪。王闔運曰：斲，所也。猶望也。己言而人有從否，不能

人從不設，機械故無患也。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

天為徒。其昶案此謂說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其驚

跽其里曲拳，人臣之禮也。成元英曰：擊手人皆為之，吾

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

徒。其昶案此謂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適之

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

與古為徒。其昶案此謂諷諫言之若是則可乎？仲尼曰：

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

崔謨曰謀閒也其昶案太多即

汰侈之借字彼雖政法汰侈吾不以私心伺察亦不致取戾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

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

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

其昶案皞與皓同不與不同邪與也同同意難之故告以有道而為之則易也易之者若皓天之不宜無為而

化矣向云皞天自然也最得其指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

者數月矣

郝懿行曰方言茹食也

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

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

心止於符

陳祥道曰文子云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

已其昶案即易朋從爾思之指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

心齋也郭嵩燾曰齋之言齊也非使其心虛而不受物不能使之潔齊顏回曰回之未

始得使實自回也郭象曰未使心齋故有其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

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

感其名郭象曰放心自得入則鳴不入則止郭象曰譬

而無姚鼐曰崔本毒作每云貪也止每已無門無每為韻焦竑曰廣大無門澹泊無每

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

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存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

者也聞以存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其昶案不

此出世法行而不踐地則入世而不為世撓者蓋人閒世不能不為人使易以偽故難也惟能飛不以翼知不

以知則人而天矣虛故也瞻彼闕反苦穴者虛室坐白也司馬彪曰闕空

空虛則純白獨生也崔謨曰白者日吉祥止也郭象曰

光所照方潛日照見五蘊皆空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王敬曰

潛曰度一切苦厄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坐而神遊六虛其視案淮南是謂坐馳陸沈注言坐

塵裏轉大夫御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吳汝綸曰徇與法輪也

耳目內通與首楞嚴耳根圓同意姚範曰耳目各為其用而此心不相涉方潛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也無智

亦無得也其視案李習之云佛所言鬼神將來舍而況者列禦寇莊周言之詳矣此類是也

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成元英曰伏戲凡

遽之所行終向秀曰兒遽古帝王而沈散焉者乎宣穎

眾人王闓運曰其視案行終猶詣極而沈散焉者乎日散

以上諫爭之法葉公子高將使於齊陸德明曰沈諸梁字子高楚大夫為

葉縣尹借稱公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

將甚敬而不急。吳汝綸曰。敬讀為矜。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

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

以。懽成。劉辰翁曰。未有不依道。而能成就無後悔者。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

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郭象曰。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

炭於五藏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

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郭象曰。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饒儉薄也。今

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

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

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



大戒二成元英曰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

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

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

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以乎前崔譔曰施移也王念孫曰管子君臣易施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

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吳汝綸曰呂覽入山行木注行察也何

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唐順之曰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

患知傳言有法則無人道之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王敵曰靡同縻維繫也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

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

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其昶案荀子悖

亂昏莫注莫寂寞言闇也莫財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

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

音泰至則多奇巧成元英曰喜陽怒陰好勝之情潛似相害以禮飲酒者始乎

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

鄙其昶案諒明也鄙固陋也淮南始乎鄙者常大於鄙都鄙猶好醜也義同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郭嵩燾曰實喪猶言得失實者

有而存之喪者忽而忘之儼得而儼失者行之大患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

危故忿設無由其昶案言忿起無端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

第音佛然王引之曰第為輓之借字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

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

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郭象曰傳彼實也無勸成郭象曰任其自成

過度益也俞樾曰益讀為溢即上文溢美溢惡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

惡成不及改焦竑曰一言債事悔將無及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

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其昶案郭訓作為作意報白也

秦策請為張唐先報趙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其昶案致命即知其不可奈何而安

之若命也王闔運曰以上交際之準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陸德明曰顏闔魯賢人司

馬彪曰太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其昶案其

子蒯賁也德天殺猶詩云天降怡德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李頤曰與之為有

云李頤曰與之為有

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若然者吾柰之何遵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

身哉晁迥曰人間世提出戒慎正身而世反以放達宗莊何也形莫若執心莫若和

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郭象曰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和不欲出

郭象曰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

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

兒彼且為無町徒頂反畦音攜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

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呂惠卿曰因其性之所有而通之孟子於

齊王是也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

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

幾矣成元英曰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

宣穎曰皆恐觸動其性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

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

市軫反盛溺。陸德明曰適有蚤。音蚤。孟庚僕緣。宣穎曰僕

附緣而拊之。不時。郭象曰雖救其患則缺銜毀首碎骨。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宣穎曰怒心忽可不慎邪。王闓

以上教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崔譔曰曲轅道名見櫟社樹其大

蔽牛。李頤曰牛住其旁而不見絜之百圍。宣穎曰其高臨山十仞而

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俞樾曰旁觀者如市。匠

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舊注飽觀走及匠石曰。自吾

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郭象曰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

可用之木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

毀。以為門戶則液樅。亡言反李楨曰廣韻樅松心液樅謂脂出如松心也以為柱

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

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

相側加反。梨橘柚果蓏。力果反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

小枝泄。俞越曰泄泄之。段字謂牽引也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

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

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

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

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烏知散木。郭象曰。以匠戲匠石。

石覺而診其夢。王念孫曰。診讀為弟。子曰。趣取無用。

運曰。趣取。則為社何邪。郭象曰。猶嫌其曰密。若無言。姚

急取也。曰。田子方篇。默女無言密。默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

字通達。生篇公密而不應。者。詬厲也。宣穎曰。特託於社。使不知己者從而為社。

者。且幾有翦乎。王念孫曰。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

義譽之不亦遠乎。吳汝綸曰。義與儀同。廣雅疏證。儀貌

稱也。王闍運曰。以上有南伯子綦遊乎商之巨。託而全處富貴之善者。南伯子綦遊乎商之巨。李頤曰。南伯即

南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甫至其所賴音賴

郭曰隱傷於熱也向秀曰賴蔭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

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

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吳汝綸曰軸粵之借字廣雅粵空也軸解連絲字啞

食紙反。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音呈三日而

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

神人以此不材。其昶案以用也言神人亦以此不材為用也宋有荆氏者。宜

楸柏桑。崔謨曰荆氏之地宜此三木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以職

反者斬之。李頤曰欲以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姚範曰名讀為臺吳汝綸曰麗與麗同。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樺。音膳



傍者斬之。司馬彪曰棺之全一邊者謂之禭傍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

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羅勉道曰解祠

見郊祀志吳汝綸曰淮南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與豚之亢鼻者。崔謨曰亢仰也與

人有痔。直里反病者不可以適河。王闔運曰牛豚不為性人不主祭也此皆

巫祝以知之矣。郭象曰巫祝於此亦知不才者全所以為不祥也。此乃

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支離疏者頤隱於齊。羅勉道曰齊與臍同

肩高於頂會。古外反撮指天。崔謨曰會撮項椎也李嶺曰難經骨會大杼注大杼穴名

在項後五管在上。李頤曰管脰也五臟之脰皆在上也兩髀為脅。司馬

脊曲脾豎挫鍼治繻。音綫一作繻足以餽口。崔謨曰挫案故與脅並

縫衣工也。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崔謨曰鼓筴撲蒼鑽龜也王應麟曰文選

繻綫或文

注作播精翁元圻曰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郭

楚辭懷椒精而要之日恃其無用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

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司馬彪曰六斛四斗曰鍾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其視案以

上安於病劣處貧賤之善者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

兮何如德之衰也其視案如猶乃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

也郭象曰趣當盡天下有道聖人成焉王闍運曰因而成之天下

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郭象曰福者即向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

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棄夫已

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

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其利案擇地而踏謂行不由徑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王應麟曰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其情多刺野人呼為迷陽

羅勉道曰託興言之吾行卻

去逆反曲陸德明曰卻字書作

無傷吾

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

割之人皆知存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其昶案以上慨世也

德充符第五

郭象曰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內外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方潛曰以無體為

體則遺形全德充於內而符於外也

魯有死者王駘

音臺李頤曰別足曰兀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郭象

日弟子多

常季問於仲尼曰

陸德明曰常季或云孔子弟子

王駘兀者

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

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王引之曰。直特也。丘將以

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吳汝綸曰。爾雅。假已也。已止也。丘將

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

亦遠矣。宣穎曰。儼為人師。與庸人相遠。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

與之遺。其殺案。遺亡也。審乎無假。王念孫曰。淮南作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其和案。真是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其和案。此一本萬殊之義。自其同者視

之。萬物皆一也。陳澧曰。莊子言萬物皆一。託為孔子語。又云。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託。託為

顏子語橫渠  
西銘即此意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

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

也。王闖運曰。萬物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

心得其常心。方潛曰。以知得心。明心也。物何為最之哉。

謂心也。常心。從心而得。心之外。無所謂常心也。知即心。

心。即常心。大抵聖愚之分。在知不知。知即有物。皆心不

外。無物。物。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眾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命天地非有獨異物。最

人從其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

性通也。其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

以正眾。生。其昶案。正幸。夫保始之徵。舊注徵。不懼之實。

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而況官天地。

其刑案官主也

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

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

姚範曰。大宗師是知之能。

登假於道也。假當讀還與周穆王登還同。

人則從是也。

吳汝綸曰。是猶之也。

彼且何肯。

以物為事乎。

其刑案以上言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故德充而符自然徵應。

申徒嘉兀

者也。

李頤曰。申徒氏嘉名。

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陸德明曰。雜篇。

作替人。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

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王闔運曰。子產為政。明上下尚名法。故必

欲兀者辟執政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

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郭象曰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聞之曰鑑

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

之所取大者先生也唐順之曰取大猶言尊信而猶出言若是不亦

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

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

過以不當存者寡其昶案知命分之有定則剛者之足非人能亡之乃其命之不當存者過

讀責過之過謂獲譴也人情多自狀其獲譴謂足不知當亡少有不自白訴謂其足不當存者由不知命也知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存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音

中郭象曰弓矢所及為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褚伯

秀曰

遊羿彀中莫非中地其不中幸  
免耳人處世苟得免患亦幸也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

足者眾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

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

知吾兀者也郭象曰忘形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

索我於形骸之外郭象曰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不亦過乎子產楚子

反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王闡運曰乃讀為仍乃稱猶復言其昶案以上言身

非可自主故存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向秀曰踵頻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

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無足今吾來也猶

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且則

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

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

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

賓賓以學子為？」俞樾曰：賓賓猶頻頻。且斬以諷詭幻。

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

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

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其昶案：以上持身要務全其真。魯哀

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徒何反。郭象曰：惡醜也。俞樾曰：

哀駘姓漢。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

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

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

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魚或曰。望如月望。滿足也。又以惡駭天

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日。雌雄

丈夫婦人也。言歸之者。眾也。其刑案淮南言黃帝治天下。別男女異雌雄。是必有異乎人者

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

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

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郭象曰。委國政。悶然而後應。汜而若

辭。陸德明曰。汜。不係也。寡人醜乎卒。授之國。崔謨曰。醜。愧也。其刑案。醜乎合下。讀言以

授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

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

見狔。徒門反。又作豚。子食於其死母者。郭象曰：食乳也。少焉。眴若。司馬

眴若：驚貌。眴：越曰猶。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

焉爾。其飛索不見已無知覺。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

愛使其形者也。王闔運曰：喻它能使戰而死者，其人之

葬也。不以髮。所甲資。王闔運曰：左氏趙簡子伐鄭，自誓

素車無髮也。周人飾牆置髮，所以掩形。彌深者也。戰死

則暴骨原野，無為護掩之。李頤曰：資，送也。郝懿行曰：資

借。通。則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

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崔譔曰：不復

案：不爪剪不穿耳，疑古女子在室之容。今新婦始剪面

髮，是其遺意。此言女御娶妻者，不使言男御。蓋天子諸

御必男女之未婚娶者體純全也。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

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

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

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

也。其視案命行事變知者不能預圖故當任其自然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

靈府。郭象曰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其視案靈府即靈臺王介甫言莊生之書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

福累其心此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姚鼐曰劉辰翁

其近聖人也其兌之兌正是要義如醫家脫證日夜無卻正使日夜

無卻。謂此也段玉裁曰古假閱為穴兌即闕之省其視案

而去逆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而

時純亦不已也。時即謂春。是以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

人以生物為心。無閒四時。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

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焦竑曰。水停而平。萬物準之。平則內保。停則外不蕩。德者成和之修也。王闓運曰。

心先和。豫人見為德。且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

修之於外。則德形矣。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

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

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今其視案始也。皇皇憂民之死。吾

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其視案以上性量。闔音

跂。音企。支離無朕。音脣。說衛靈公。崔譔曰。闔跂偃者。靈公說

之。而視全人。其脰。音豆。肩。音陸。德。音同。願。音周。禮。音數。目。音願。脰。音注。願

之。而視全人。其脰。音豆。肩。音陸。德。音同。願。音周。禮。音數。目。音願。脰。音注。願

長脰 貌。 瓿 登 烏 葬 反。 大癭 一領 反。 說齊桓公 李頤曰 瓿登大癭 貌 陸德明曰 說文

也 瘦瘠 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

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宣穎曰形

宜忘德 故聖人有所遊 其視案淮南此聖人 而不知為尊 不宜忘 洪頤煊曰 孽 孽通 約為 膠德為 按 其視案接連續也 駢

言知為思慮萌 約為 膠德為 按 其視案接連續也 駢 連如膠漆 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 玉為商 其視案工

哉 司馬云謂連續 仁義遊道德間也 玉為商 其視案工 敵曰四者聖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既惡用膠無喪惡用

人視之如此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既惡用膠無喪惡用 德不貨惡用商 其視案四端皆有形之累 四者天醫 育音

也 陸德明曰 天醫也 春 天食也 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 驚養也 聖人不然所以逍遙也 四者天醫 育音

也 陸德明曰 天醫也 春 天食也 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 驚養也 聖人不然所以逍遙也 四者天醫 育音

宣穎曰與造化為一氣則一切世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情無所用之如餐真者不假煙火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

反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五羔乎。大哉獨成其天念

孫曰廣雅駁大也駁與警通其昶素以上絕世情故能忘其身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

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錢澄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與道所以為氣者之號名也惡

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

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

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

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音天

眠

選子之形。

姚鼐曰：選與撰同，具也。

子以堅白鳴。

王闈運曰：天具其形，非具子堅白之

知也。而以此自號，是所謂益生也。其裒案以上不益生，正以保其身。

大宗師第六

宣穎曰：張子云：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可以知大宗矣。老子云：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知大師矣。方潛曰：全無體之體，則得大宗師矣。大宗師者，道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

生也。

方東樹曰：天而生謂生知之聖，純乎天者。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

劉辰翁曰：晦其神識，若無知，然所謂養也。

終其天年

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

後當

其裒案當合也。見徐無鬼篇釋文。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

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



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劉辰翁曰逆惡也逆寡猶嫌少不雄

成

洪頤煊曰雄即勇之借字墨子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情

不暮

反没乎士褚伯秀曰士同事不

也豫謀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其視案過與自狀其過之過同

過當猶毀譽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李威曰天地有寒暑人世安得無炎涼惟君子能超俗情一以平衡

之心處之盡我之常而不受物之變不濡不熱蓋以喻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

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

錢澄之曰息相依使息

常納於踵則心亦退藏於密

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噓言若哇

獲

反簡文曰嘔也宣穎曰噓聲之入言聲之出喉間吞吐如欲哇也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

淺其視案大程子云莊子此言最善

古之真人不知說

人於天理昏者止是為耆欲所亂

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吳澄曰老子云出生入死。蕭音然。

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焦竑曰不

忘其所始。知其始之未始有始也。受而喜之。忘而復之。

不求所終。知其終之未始有終也。受而喜之。忘而復之。

其死。素受而喜者。鼠肝蟲臂。無往不可。是之謂不以心

揖道。是也。崔作揖。吳汝綸曰郭作揖者。不以人助天。是之

謂真人。李贄曰此言真一人一任其生死而不以若然者

其心志。王啟曰志專一也。焦竑曰其容寂。其頽頽。去軌反

大朴之貌。王念孫。淒然似秋。煖音然似春。喜怒通四時。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郭象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

乎。若秋霜之自降。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崔謨曰亡敵國而得其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

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其昶案田子方篇又恐百姓之無天也天

時言為利害不通。非君子也。郭象曰就時所宗。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違害。行名失己。非士

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郭象曰自失其性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借

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成元英曰狐不借不受堯讓沈

河死朱亦棟曰釋文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與秦策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殷

楚語同是胥餘即接輿也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俞樾曰義讀為戕天道篇而狀義然與此同朋讀為

崩易朋來若不足而不承。與音乎其觚。而不堅也。崔

漢志作崩日觚。凌也。姚鼐曰當作堅。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音

乎其似喜乎簡文曰 邴邴明貌 崔乎其不得已乎向秀曰 崔

反初六 乎進我色也方以智曰 與乎止我德也高駿烈曰 瀆

與之屬乎其似世乎其昶案廣雅屬近 警乎其未可制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崔謨曰 連蹇連也姚永概曰 悅亡本

乎忘其言也崔謨曰 婉順也 以刑為體萬潛曰 以刑為以禮

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其

案後文殺 生者不死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以知為時者不

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上 也而

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其昶案有足者皆可至 上循也故

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王雱曰 真人無心其一也

一。其不一也。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其刑案一

者統體一極也不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郭象曰真

一者物物一極也上論大宗師以真人爲極。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

天也。吳汝綸曰有讀爲猶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

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曰卓者獨化之謂也人特以

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响。況于反以溼相瀉。音儒以沫。音末不如相忘於江

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

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

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

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其昶案澤中有山

藏壑中可謂固矣。然而子夜潮至舟或解纜。喻造化推移莫得遯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

遯。江通曰。大化之密。移求之於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無日不異。奈何其不自悟邪。若夫藏天

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

而猶喜之。姚鼐曰。犯人之犯。與後子祀。章犯字皆如范。金合土之范。若人之形者。萬

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

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其

案詩傳天少也。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

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王應麟曰。屈子言道可受。今不可傳。莊子所謂

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

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

為久長。丁文反於上古而不為老。狝褚伊反韋氏得之以絜

天地。司馬彪曰。狝。章。上古帝王名。伏戲得之以襲氣母。司馬彪曰。襲

取元氣之本。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李頤曰。北斗所入也。崔譔曰。日月得之。

終古不息。堪坏扶眉反得之。以襲崐崙。司馬彪曰。堪坏。神名。淮南作欽負。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其昶案。抱朴子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司馬彪曰。肩吾。山神不死。至孔子時。黃帝得之以登

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音虞强得之。立乎北極。司馬彪曰。

山海經。北海之渚有神名禺强。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成元英曰。西王母。太陰精也。少

廣西極山名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

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

比於列星

成元英曰傳說星精也傳說一星在箕尾上其飛案以上道爲萬化之本

南伯子

葵問乎女偶

音禹

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

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

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

李頤曰卜梁姓倚名

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

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

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

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郭象曰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朝徹而後能見

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形骸已外則一性獨存故曰

殺生者不死能造化羣生而一真湛然故曰其為物無不將也無其昶案

無不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崔謨

有所繫著也陸長庚曰櫻寧言世勞擾擾之中而成大定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李頤曰

貳玄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李頤曰誦通也洛誦之

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陸長庚曰瞻明視也聶許

私小語廣雅許聽也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音謳需役行也

烏謳陸長庚曰

於謳歌也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郭象曰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

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寥聞之疑始宣穎曰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王闔運曰以上九重猶守

之九日物數以九為極其飛案以上真性常在不死不生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

相與語曰崔譔曰子祀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

為尻苦羔反朱得之曰首脊尻止是首尾始終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

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

拘拘也司馬彪曰拘拘體拘攣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

高於頂句古侯反贅指天李頤曰句贅項推也其形似贅陰陽之氣有診

音麗郭象曰診陵亂也其心閒而無事跣步田反躡悉田反而鑑於井

王闔運曰駢聯盤踞通用字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

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王引之曰亡與無同否也予何惡浸假而

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

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

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

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

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

焉歸有光曰任陰陽之變不為病苦俄而子來有病喘喘川轉反然將死

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丁達反化郭象

日將化而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無為怛之也

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舊注音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宣穎曰 我則悍矣。彼何罪

焉。其神案彼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

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音莫。似差反。陸德明 大冶必以爲

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

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

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歸有光曰。洞生死之故。不以生死自累。其神案

以上天命不恆。宜及時自修。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最爲至言。曾文正言內篇文字。看似放蕩。無拘檢。細察內

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其昶案楚

辭桑扈洪注謂桑戶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

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王闔運曰撓挑猶窈窕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吳汝綸曰莫然屬上讀其

昶案北堂書鈔引此亦以有聞為句首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王闔運曰編曲以藁葬也或鼓琴相和而

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

人猗崔謨曰猗辭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

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

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

命之崔謨曰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元成

英曰方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

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王引之曰人者

人讀如相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音

以死為決疢胡亂潰癘音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

之所在假於異物王世貞曰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託於同體忘

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可端倪芒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

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成元英曰憤憤猶煩亂子貢曰

然則夫子何方之依王闔運曰言方外可曰丘天之戮

民也。其昶案爾雅戮病也戮民猶雖然吾與汝共之子

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

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其昶案

性。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其昶案魚果得

然可忘穿池養給喻方內之亦可遊也孫奕曰。術讀如徑。術之術。廣雅術亦道路別名。子貢曰。敢

問畸人。司馬彪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

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王安石曰。昔

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

謂天之君子。其昶案。故曰以下述。畸人之言也。分天人

別善惡。故又下於真人。聖人一等。以上合氣。天地死為反。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李頤曰。孟孫三哭泣。

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

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王引之曰。語助也。仲尼曰。

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

簡矣。姚鼐曰。常人束於生死之情。謂哀痛簡之。孟孫氏不得而不知。已於性命之真有所簡矣。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

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郭象曰。不違化也。其且方。昶案。郭訓若為順。

將化。惡知不化哉。其在化中也。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其昶案。人有不化者存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

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其昶案。旦同。但淮南。媒但者。非學謾也。注云。但猶詐。

也。旦。但。皆誕之借字。旦宅。與情死對文。情者誠也。實也。形為假宅。故有駭動心。非實死。故無損累。淮南作且人。



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戒即駭與駭同

彼注云精神居其宅則生雖其宅則死言人雖死精神

終不滅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

吾之耳矣姚鼐曰是自其所十四字為一句王夫之曰

用也乃且即芳苴說文芳草也楚辭草苴比而不芳蓋

人有真我若形骸特猶所用之土苴草芥姑即此而相

與命之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

日吾耳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

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王叔之曰獻章也安排而去

化乃入於寥天其一和案此舉懽欣證哀戚之當任意

而子見許由李頤曰意而許由曰堯何以資汝郭象曰

濟之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



物而不為義司馬彪曰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

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其

案以上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忘勤名

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

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

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曾國藩曰無故仲

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宣穎曰無私而果其賢

乎且也請從而後也其昶案以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

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

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七住反。舉其詩焉。崔謨曰：不任其聲，憊也。子輿入曰：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

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其

案以上示學者從入之途歸本安命

應帝王第七。錢澄之曰：逍遙遊始應帝王，終謂之應者，時至則然也。又云：應而不藏，此其所以遊。

所以逍遙與方潛曰：妙無用之用。則能應帝王矣。應帝王者，德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向秀曰：事在齊物論中。齧缺因躍

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崔謨曰：蒲衣子，即蒲衣子，被衣王倪之師。蒲衣子曰：而乃

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司馬彪曰泰氏上古帝王有虞氏其猶

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唐順之曰言舜猶有意非

出於天道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曰徐徐安穩一貌于于無所知貌

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李威曰呼我為馬應之曰馬呼我為牛應之曰牛此非玩世不

恭也心無我相已解脫形骸之外也其知情信。其昶案情實也其德甚真而未始

入於非人。唐順之曰泰氏之於天道不期而合肩吾見

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崔譔曰中始賢人也俞樾曰日猶云

日者左氏傳云日衛不睦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王

孫曰義讀為儀經式儀度皆謂法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

也。錢澄之曰是非自然之德祇以愚民而已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

使蚤負山也。李頤曰涉海必陷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正而後行。其昶案治外七字為句確乎能其事者而已。

矣。焦竑曰確乎盡其性命之能且鳥高飛以避矰則能

弋之害。今音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邵晉

漢書所謂社鼠不而曾二蟲之無知。焦竑曰鳥鼠避患

灌屋鼠不薰也性哉其昶案以上治在因人不在法度天根遊於殷陽。

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

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俞樾曰爾雅豫予方

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陸德明曰莽

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音崔之野。

曰曠垠音汝又何帛音以治天下咸予之心為帛崔本作

猶曠蕩曰古文為字作𠄎以此而訛王闔運曰又復問無名人

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

下治矣其昶案以上棲心淡泊出治之本司馬子陽子

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簡文曰如嚮物徹疏

明學道不勸姚鼐曰陽子居即楊朱嚮疾三句即知仁勇三達德如是者可比明

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李

曰胥易者以才知妄易是非技係者以技藝自為拘係

胥上聲孫詒讓曰胥為請之借字說文請知也詩箋胥

有才知之名也駢拇篇云夫小惑易方大惑易且也虎

性胥易謂知識惑易與技係同為失其常性也且也虎

豹之文來田李頤曰媛狙之便執殽之狗來藉崔譔曰

田獵也藉繫也

孫詒讓曰：藜，犁耜。留並一聲之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其昶案文喻學道便喻疏明執

藜喻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

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顧炎武曰：有古音以其昶案以

上功化出於無心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弃而走。郭象曰：不意自聞死

也。列子見之而心醉。何秀曰：迷惑於其道也歸以告壺子。曰：壺子

名林鄭人列子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

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李頤曰：既盡也而固得道

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方潛曰：無雄則無種，無心則無兆。其昶案此老子守



雌之說也。列子始以道為至。是亢也是欲為雄於世也。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

使人得而相汝。

其昶案挾其道以與世亢而必求其伸人則有以窺其微矣有我相故也王旦

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使人不可得而相。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

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

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泣涕沾。

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

崔謨曰文猶理也其昶案廣成

子曰為汝入於窈冥之萌乎。不震不止。

止一作正今從崔本成元英曰

震動也其昶案列子亦作不止賈子萌之為言盲也。漢書民萌注無知之貌。

是殆見吾杜德。

機也。

郭象曰德機不發曰杜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蘇軾曰全然列子作灰然是也。吾見其杜權矣。郭象曰吳汝綸曰言向之溼灰復然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王敵曰天氣入於壤

中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宣穎曰諸無所

有而一陽之復根於黃泉善者動之初也。易曰繼之者善。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

齊。其昶案此讀側皆反齋則齊矣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其昶案莫勝猶言無極廣成子

彼至陽。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其昶案衡橫同字橫充也

之原也。後漢書注橫厲謂氣盛而

陵於天也。鯢桓之潘。一作審為淵。崔譔曰潘回流所鍾之域

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其昶案陰靜陽動鯢桓

莊攷二 三十 集虛草堂

機止水靜而清者象善機流水動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象衡氣機氣機流動故曰不齊矣陸德明曰淮南子有九淵之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淵成元英曰九淵名見列子

壺子立未定自失音逸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

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其昶案在己之天全則人

之知巧自消已滅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失言其感應捷也其昶案範圍天地而不過也王夫之曰未始出吾宗則得環中以應無窮不斷治天下而天下莫能遜也各相

安於其天而恩怨殺生不以一曲之知行其私智此則大小無不可遊物論無不可齊德無不充生無不可養

死無不可忘人閒世無不可入此渾吾與之虛而委蛇

然至一之宗也於以應帝王也何有顧炎武曰吾與之虛而委蛇其昶案弟列子作

蛇徒河反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茅盧重元注云如

草之靡如波之流森然汎然非神巫之所識也孫志祖曰埤雅茅靡言其轉徒無定一作弟靡弟讀如稊稊茅

之始生也此可證  
無作弟字之理  
因以為波隨  
王念孫曰流崔作隨是也隨古音徒河反故

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

爨食。音副豕如食人。郭象曰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

然獨以其形立。成元英曰檜木紛而封戎一作哉今

案列子亦作封戎二字同義詩毛傳封大也爾雅戎大也楚辭注紛盛貌李楨曰人親為韻朴立為韻戎終為

韻一以是終。宣穎曰帝王之道在虛己無為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智其視案以上立於

不測也淮南言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無為名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尸。成元英曰尸主也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

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其視案盡受故無窮無見得故無朕

亦虛而已。劉大槐曰虛乃莊子宗旨所謂無心無為無用者是也所至人之用心若

鏡不將不迎吳汝綸曰迎別本作逆誤迎應而不藏故

能勝物而不傷薛瑄曰程子所謂形容南海之帝為儵

音叔北海之帝為忽李頤曰儵喻有象忽喻無形中央之帝為渾沌宣

日守中則自然之道全也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

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

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崔謨

不願自然強開耳目也其昶案以上遊於無有也憨山

曰此實總結內七篇大意言人之不得逍遙而傷生失性者皆知

巧之過也

內篇四至七

莊子故二

外篇焦竑曰內篇命題各有深意外雜但取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不存焉莊子故三

駢拇弟八吳澄曰莊生書環駢差見之唯駢

莊氏之書乎抑周秦閒文士所為乎未可知也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陸德明也枝指雅云竝

指也宣穎曰性生也人所同得曰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荀爽性多方

乎仁義而用之者其視案方古通用多方二字平列

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呂惠卿曰其德為是故

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

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

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

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舊注而猶如也司馬彪曰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豪之末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

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

王念孫曰塞當

為拳擢拳皆拔取之義淮南作撻

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

曾史是已

陸德明曰簧謂笙簧也鼓動也曾參行仁史鱓行義

駢於辯者纍瓦結

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

反 上婢

譽無用之

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陸德明曰瓦一云當作丸高駿烈曰果丸結繩喻辯之駢枝也司馬

彪曰竄句謂穿鑿文句敝罷也向秀曰跬近也郭嵩燾曰跬譽猶咫尺言謂邀一時之近譽也

故此皆

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

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

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本又脛雖短續之則彘鶴脛雖

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其視案去弄通去憂藏憂也漢書主皆戚去以為榮師古曰去亦戚也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

手者斲音乾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

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宣穎曰愁視則曉蒙如蒿不

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吐刀反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

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

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

也屈折禮樂响况於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成元英曰响俞



猶嫗撫吳汝綸曰慰  
鬱也見外物篇釋文

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

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

附離不以膠漆

其昶案  
離麗通

約束不以纏

音

索故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

其昶案誘與衰通爾雅誘進也  
漢書衰然為舉首注衰進也王

懷祖先生說衰然出眾之貌此誘然  
與淮南誘然與日月爭光其訓正同

同焉皆得而不知

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

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

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

下也

俞樾曰國語韋  
注招舉也音翹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

義易其性與

其昶案司馬溫公云大抵莊子之  
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

故嘗試

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

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

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

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

臧奚事。則挾筴。字又作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悉代以遊。

陸德明曰。塞博之類也。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陸德明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盜跖死。利於東陵之

上。李頤曰。東陵謂秦山。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

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

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

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

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且夫屬其性乎

仁義者。郭象曰。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雖通如曾史。非吾

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司馬彪曰。俞兒古之善識味人

也。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

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

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

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

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

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

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劉辰翁曰：此篇語至刻急，而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

###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

司馬彪曰：陸跳也。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羅

道曰：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

燒之剔之，刻之雒之。司馬彪曰：燒謂燒鐵以鑠之，剔謂剔其毛，刻謂削其甲。王念孫曰：雒

讀為銘說文銘勦也通作落吳連之以羈丁邑反陸

子治兵篇刻剔毛髮謹落四下德明日羈

勒也羈編之以阜才老棧陸德明日阜歷也編木馬之

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

其月反飾之患司馬彪曰概銜也飾排而後有鞭策之威

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時力反司馬

以爲陶器尚書傳土黏曰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

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

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

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

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

崔謨曰填填重遲也顛顛專一也

當是時也

山無蹊隧

崔謨曰蹊道也

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王叔

既無國異家殊故其鄉連屬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

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颺

郭象曰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夫至德之

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

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及至聖人蹇

步結反

蹇

悉結反

為仁踈

直氏反

跂為義而天下

始疑矣

李頤曰蹇蹇踈跂皆用力貌方澶徒旦以智曰踈跂即漢書之忤慎

澶

徒旦反

漫為樂

摘辟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崔謨曰澶漫淫衍也摘辟多節也朱駿聲曰辟仄之意也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

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

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焦竑曰樸批瓦礫道無不載獨棄絕仁義禮樂明乎非蒙莊之意矣

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夫

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大計

反李頤曰靡宣摩也踉踘也馬知己此矣其視案已夫加之以衡扼穎

日扼同扼橫木齊之以月題司馬彪日月題馬額而馬

知介倪闔音扼驚曼詭銜竊繼其視案介倪即阮阮一

虞厥二切阮之通作介猶兀之為介又為別矣阮阮者

不安也闔扼與陰喝同猶噎塞也見後漢書注郭嵩燾日驚曼猶言遲重說文驚馬重貌史記馬驚不能行陸德明日詭銜吐出銜也竊繼蓄轡也故馬之

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司馬彪曰赫胥氏上

古帝王也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跂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跼跂好知爭歸於利不

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昶案此篇申論自然無為之旨

### 胠篋第十

將為胠起居反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司馬彪曰從旁開為胠其

昶案楚辭注匱匣也則必攝緘膝李頤曰攝結也陸德明曰廣雅云緘膝皆繩也固肩錡

古穴反李頤曰肩關也錡紐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

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肩錡之不固也然則鄉之



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姚範曰不乃猶無乃也  
顧炎武曰也與邪通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

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

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

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

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

其國

陸德明曰齊君簡公也哀  
公十四年陳恆殺之舒州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

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

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存齊國

陸德明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  
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

則是不乃竊齊國

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

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

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莫

弘。臆勅紙反崔譔曰臆裂也淮南子云莫弘子胥靡司

麋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郭象曰言暴亂之

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故跖之徒問於跖曰

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

聖也。王引之曰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

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

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

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

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王念孫曰竭與揭通說文揭高舉也魯酒薄

而邯鄲圍陸德明曰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

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許慎注淮南云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

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聖人生而大盜起拮擊聖人縱舍

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

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

量之向秀曰自此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益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

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

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

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陸德明曰竊國者爲

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

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

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

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持赤玉毀珠小盜

不起陸德明曰撻義與擲字同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拊斗折衡而民

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

詩灼反絕竽瑟崔謨曰鑠絕燒斷之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

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

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力結反握工倕之指崔謨曰攬

詒讓曰攬與歷通擗與擗同說文檇而天下始人有其擗桺指也陸德明曰倕堯時巧者也

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巨炎反楊墨之口攘

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

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

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燻音藥亂天下者也成元英曰言

於外炫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

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

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司馬彪曰此十當二氏皆古帝王

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

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

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

贏糧而趣之崔謨曰贏裹也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

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

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其昶案淮南止田獵畢弋

注云畢掩網也鈎餌網罟罾筴音鈎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成元英曰

呂晉皆網也。荀削格羅落。宜子斜采音之知多則獸亂。

於澤矣。郭嵩燾曰左思賦峭格周施峭削義通漢書為

謂之宜。疑謂之孚。孚覆車也。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

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王引之曰知謂智故也。漸詐欺。李頤曰頡滑滑稽。

也。其祖案解詁即喫。故天下每每大亂。李頤曰每每猶昏昏也。每每罪

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

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

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燮失約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

施。備本亦作端。粟耳轉之蟲。肖翹之物。崔謨曰蠓端動蟲也。肖翹植物也。莫

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

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佞成元英曰種種濶

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噶噶他昆之意姚鼐曰荀子噶

噶已亂天下矣其昶案此篇憤戰國之世假竊仁義爲私利以禍天下者詞益激昂不平楊士

奇曰莊子矢口而言粗而實精矯偏而論正而若反讀者須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得以習見參之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其昶案說文在存也在之吳先生謂宥與囿同

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

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

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

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



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

陽大怒邪毗於陰俞樾曰毗讀毗劉之毗言傷陰陽之和也淮南原道篇人大怒破陰大喜

破陽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

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郭象曰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於是乎天下始喬詰

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崔謨曰喬詰意不平也故舉

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

下之大不足以嘗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

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

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

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郭象曰：相助也。說樂邪，是相於

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

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

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斃。力轉反。卷槍囊而亂天下也。司馬

彪曰：斃，卷不申舒之狀。崔譔曰：戕囊猶搶攘。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

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其昶案：去藏也。與駢拇去憂之去同。言此八者

藏於己已為過，乃更欲鼓舞天下是亂也。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

以儻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

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

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其昶案：老

子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乎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  
 乃可以託於天下以已同字爾雅已此也河上公注老  
 子釋為其身義與此同老子言貴愛此身皆所以為天  
 下是無身也然後可以身寄託於天下莊子引用老子  
 之語而意更有進謂必能貴其身甚於貴天下愛其身  
 甚於愛天下然後可以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  
 天下寄託於吾身也

其聰明尸居而龍見其視案尸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  
居猶齋居

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羅勉道曰萬物皆圍吾生  
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其視案以上崔瞿問於老聃曰不  
在宥天下

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撻人心崔謨曰撻人  
羈落也

心排下而進上郭象曰言其上下囚殺淖昌約約柔乎  
易搖蕩也

剛強其視案困於物廉劌居衛彫琢陸德明曰廣其熱  
感則變易本來

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朱子曰心

之變化如此止是人自不求纔思便在更不移步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

天債驕而不可係者林希逸曰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

始以仁義搜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畔末反李頤曰胈白肉也

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

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

苗於三峽流其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以智反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崔謨曰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

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

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

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音斤鋸音據制焉。繩墨殺焉。其視案爾雅殺

也。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擾人心。陸德明曰脊脊相踐藉也

故賢者伏處大山巉巖之下。俞樾曰巉讀為湛山而萬言其大巖言其深

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陸德明曰廣雅

殊斷也桁反楊者相推也。崔譔曰械夾頸及脛者皆曰桁楊刑戮者相

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王念孫曰離跂疊韻字自

異於眾之意。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舊注意吾

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音接櫜音習也。司馬彪曰仁義之

不為桎梏鑿反柄人銳也也。成元英曰鑿孔也焉。知曾史之

不為桀跖嚙反矢也。許交成元英曰嚙矢箭簇有猛吼聲也械無楔不牢。桎無孔無用。譬

曾史為築  
跖利用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其祀案以上  
無攫人心  
黃

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姚鼐曰儒者言黃帝三  
百年故借黃帝明無窮

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

陸德明曰廣成子或云即  
老子司馬彪曰空同當北

斗下山爾雅北  
戴斗極為空同

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至道之精吾欲取天下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

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柰何

姚鼐曰黃帝為醫藥故  
云取精佐穀黃帝歷象

日月星辰故  
云官陰陽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

官者物之殘也

陸德明曰質正也郭象曰問至道之精  
可謂質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

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

司馬彪曰族聚也  
未聚而雨言澤少草

木不待黃而落

司馬彪曰言殺氣  
多也爾雅落死也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郭象曰翦翦善辯也朱駿聲曰

為護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

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其視案此即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之意非

謂不治天下也凡莊生之言治道類如此蓋痛戰國之徒尚詐力耳來吾語女至道至道

之精窈窈冥冥蘇軾曰所致一也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蘇軾曰所以全

也真無視無聽抱神以靜蘇軾曰無為也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蘇軾曰無慾也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

所聞心無所知蘇軾曰無思也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

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

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高秋月曰

言動靜返乎陰陽之極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

姚鼐曰天地有官不必為厯象以明之物將自壯不必為醫藥以救之我守其一以處其

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

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

而人皆以為終其昶案謂真我也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

土姚鼐曰皇王乃天地上下惟吾獨尊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司馬彪曰百昌猶百物也姚永樸曰古微書引書考靈耀云審地理者昌昌者



地之財也。司馬注本此其飛案百。故余將去女，入無窮。

物皆成土壤，惟有道者常存也。野顧炎武曰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

之門以遊無極之野。野古音墅地為常，當我緝武巾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

乎。司馬彪曰：緝，昏也。無心之謂郭象曰：物之去來皆不

至道覺也，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以上歸有光曰：全身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李頤曰：雲將

神木也。司馬彪曰：鴻蒙，方將拊音髀音陛。崔躍而遊。雲將

見之，倘然止，贊然立。胡鳴玉曰：倘音敝，忽止貌。今日：叟

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

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

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

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

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其昶案爾

雅天及公侯同詁爲君今人稱人曰公曰君蓋舉所尊者以爲敬也稱天亦猶此矣再拜稽首願

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

執掌以觀無妄其昶案執掌紛擾也猶秩穰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

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

之放也吳汝綸曰放依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

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正

蟲孫詒讓曰止崔本作正是也正與貞通墨子淮南並有貞蟲之文字又作征大戴禮之蜚征作猶墨子之

言蜚鳥貞蟲征蟲意本又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

謂能行之蟲也承上言災禍而歎也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其昶案廣雅毒痛也僊僊乎歸矣

其昶案僊僊猶翩翩承上言災禍而歎也句類佹佹乎耕而不顧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

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其昶案意同億左

億安也養汝連文養氏傳心億則樂注即持養之養徒但也墮爾形體吐爾聰明王引之曰吐

同見徐無鬼釋文漢書當為咄與黜外戚傳吐字漢紀譎咄倫與物忘其昶案詩

音溟疏倫理也幸溟也郭象曰與物無際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

云云舊注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

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

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

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以上歸有光世俗之人皆喜人

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

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

出乎眾哉因眾以盜所聞不如眾技眾矣其視案不如

眾人同己遂安於所聞謂己之才能不似眾技所謂臨深以為高也自謂人不如己則己亦眾人矣而欲

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

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

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

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

者不可以物其視案此言有天下者必超乎天下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

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

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

貴其利案以上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本又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宣穎曰處乎無嚮行

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吳汝綸曰方言適

爾雅契絕也淮南高注出入無旁與日無始王夫之曰

今日來何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

得有有顧炎武曰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

友其利案以上無己大同焦竑曰老莊盛言虛無之理

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存不然聖賢之業責之

膠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舜之無為而治禹之行所無

事非不治不行也。昧者遂以廢事為無賤而不可不任。為是鬱閉而幾水之清者也。失之遠矣。不可不為者事也。

其親案匿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

不可不高者德也。陸德明曰：中者順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其

案易者簡易郭謂不謀而一所以為易。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

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郭象曰：自然與高會也。其

為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成元英曰：老子云為而不恃。薄於

義而不積。其親案楚辭注：薄止也。應於禮而不諱。俞樾曰：諱接於

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

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以上歸有光曰法未嘗廢爲而無爲

###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陸德明曰原本也

故曰。玄古之君。

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宣穎

曰言謂名稱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

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

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

於事宣穎曰兼猶統也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

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

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陸德明日記書名也云老子所

作無心得而鬼神服其昶案以上道統於天夫子曰司馬彪曰夫子莊子也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

焉成元英曰刳洒也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

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

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



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

心之大也姚永樞曰韜同滔淮南注滔大貌俞樾曰禮鄭注事猶立也沛乎其為萬

物逝也吳汝綸曰為猶與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

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

之利以為己私分其昶案荀子注拘讀為鈎鈎規也取也不以王天下為

己處吳汝綸曰處居也其昶案顯顯則明吳汝綸曰顯此即孟子所性不存之義顯顯則明顯則明為句

則猶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其昶案以上道通於心夫子曰夫道淵

乎其居也良由反乎其清也王念孫曰說文溲清深也金石不得無

以鳴郭象曰聲由寂彰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成元英曰考擊也郭象曰以喻

體道者物感郭象曰感無方萬物孰能定之感郭象曰感無方夫王德之人素

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

之出有物採之郭象曰非先物而唱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

與下窮生字皆讀為性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

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

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宣穎曰道不在形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

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宣穎曰道不在寂滅故深之又深而能物

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

求時騁而要其宿顧炎武曰宿讀平聲音羞大小長短修遠郭象曰皆恣而

任之會其所極而已劉攽曰言其或大或長或短無不可猶引詩自東自西耳其祀案以上道接於物黃

帝遊乎赤水之北李頤曰赤水在崑崙山下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司馬彪曰玄珠道真也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

索之而不得使喫口懈諾索之而不得也成元英曰絕慮不可以心

求非色不可以目取離言呂惠卿曰象則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非無罔則非有不得也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

乎其昶案以上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

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

以配天平郭象曰謂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坡

五急乎天下郭象曰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

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吳汝綸曰彼審乎禁過

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平彼且乘人而無天方

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其昶案本身自私也尊知用智也緒使以

下言逐物無定方且為緒使其昶案爾雅緒事也荀子注使役也方且為物紘才

反陸德明曰廣雅紘束也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

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

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其昶案凡有族必有祖眾父族之祖也眾父父祖之

所自出則配天者也治亂之率也其昶案治字斷句爾雅率自也天運篇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其昶案以上甲不能剗心堯觀乎華華封

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

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

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

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王引之曰：天生萬民，必授

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

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鷦。口豆反。郭象曰：鶉居無意

足鳥行而無彰。其昶案：藝文類聚引作：無迹是也。食迹為韻。天下有道則與

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

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

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其昶案：以上堯治

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俞樾曰：廣韻：伯成，複姓。列子

稱伯成子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

隱耕。

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

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

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

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

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本亦作盍行邪無落吾事陸德明曰落猶廢也

佶佶乎耕而不顧郭象曰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

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其昶案以上申不能無為泰初有無無

可言竝無亦不可言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

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其昶案且然猶

始焉庚桑楚釋文且始也留動而生物朱駿聲曰留借為流物成生理謂之形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朱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比之諸家差善其稜案孟

子闢告子生之謂性則其有

取於莊子儀則之謂性可知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

乃虛虛乃大合喙

反丁豆

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其稜案喙鳴謂

聲息也猶史記之喙息合喙鳴萬物一體也

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

同乎大順

其稜案莊子論性命之原證之繫辭及周子圖說皆合故程子曰莊周形容道體之言亦

有善者朱子亦謂莊子見道體蓋自孟子後荀卿諸人不能及也以上申道統於天

夫子問於老

聃曰陸德明曰夫子仲尼也

有人治道若相放

其稜案迹合於古若相倣效可

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郭象曰言其高顯易見其

稜案謂治道分別是非然

否正如辯者之離堅白也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

是胥易技倖勞形忧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

其稜案獵犬伺物故

多思緩狙之便自山林來司馬彪曰言 巳予告若而所不

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有形

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

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其昶案有首趾無心耳者物

有有形者物之無氣而有質者也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物

之之無質而有氣者也凡此之有皆本於無故其動止死

生生廢起之迹雖若能聞能言而究非其所有治在人

以以然者必大同而通於一乃可言治矣其

案案在宥天下不聞治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

天天下在人謂在宥人民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其昶案以上化

曰曰俞樾曰廣韻闔字注引藝文志古有將闔子 魯君謂

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



之舊注薦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

阿私民孰敢不輯陸德明曰爾季徹局局然笑曰陸德

局局大雅輯和也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

車軼音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

多其利策其臺觀既多物之往投迹者必眾易於傾覆

爭趨附真偽襍投反足以生樹恭儉公忠為表的故民

其賊心非所以戒教易俗也物將往投迹者眾將閭勉

魁魁許逆然驚曰宣穎曰勉也帝王之風化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其利策風謂季徹曰大聖之

治天下也帝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

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

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郭象曰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其昶案

淮南言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亦以兄弟為喻論衡云溟滓濛頽氣未分之貌也凡言溟滓溟混冥皆

取渾沌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其昶案呂覽無有居心注居安也以上聖治必使民

為自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苦骨反然用力甚多而

見功寡王念孫曰搨勸同義埤蒼云勸力作也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

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叩音仰而

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洗

音湯李頤曰疾速逸湯如湯沸溢也其名為棹音羔本又作橋姚鼐曰說文無棹字古人止用橋字

曲禮橋衡康成正以桔槔解之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曾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吳汝綸曰：神生

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

武版反。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

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

司馬彪曰：於子夸誕貌。其昶案於子猶華獨弦哀歌以

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

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

事。陸德明曰：子貢卑陋反。走侯。失色。項項許玉然不自得。

李頤曰：卑陋愧懼貌。項項自失貌。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

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

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

郭象曰：謂孔子也。

不知復有夫人也。吾

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

王引之曰：徒乃也。

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

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

之，汙乎溷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

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

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

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宣穎曰：風波言易爲

是非

所動，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

也舊注假同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

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汝將

固驚邪郭象曰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且渾沌氏

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其昶案以上諄芒將東之

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

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

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

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

撓顧指司馬彪曰撓動也王念孫四方之民莫不俱至

曰顧指猶貢禹傳之目指

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

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怙

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陸德明曰：怙，字林云：悵也。儻乎若行而失

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

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其昶案：老子孔德之容，注容狀也。願聞神人曰：

上神乘光，與形滅亡。其昶案：與，讀為舉。此謂照曠。姚鼐曰：晉人諱昭，皆書作

照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

冥。其昶案：以上神化忘形。門無鬼。一本作畏。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

師。司馬彪曰：門，姓無畏字也。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

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

成元英曰均平也其昶案亂而後思治若  
天下既已平治豈尙思有虞氏治之邪  
其亂而後治

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

爲有虞氏之藥瘍音也李頤曰瘍頭創也郭象曰天

而施髡大細反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舊注修通

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

枝郭象曰出物上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

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朱

日以實當言忠信極其昶案公蠢動而相使不以爲熙其昶案公

猶惠也賜注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其昶案以上孝子不

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

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

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宣穎曰：言人情無有不然。

者。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

諛之人也。舊注：道同導。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吳汝綸曰：

故固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

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其昶案：此言巧言令

色以要眾譽。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其昶案：左氏傳：楚人坐其北門。注：坐猶守也。譏諛君

親而不譏諛眾。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

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

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



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司馬彪曰：靈，曉也。三人行而一人

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

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吳汝綸曰：予，為句。雖存祈嚮不可

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司馬彪曰：大聲，謂折

楊皇勢。況于反本，又作華。則啞。許甲反。然而笑。李頤曰：折楊皇是

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於俗言，勝也。以二垂

鍾惑而所適不得矣。吳汝綸曰：垂一作缶。郭注云：各有

信據故不知所之據，此則司馬本作二垂者是也。其昶案說文垂遠邊也。二垂者歧

路也。王仲宣詩所謂路垂者也。小爾雅云：鍾叢也。而今

也以天下惑予，雖存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

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厲音頽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

似己也宜穎曰厲人唯恐子之相似今知天下之惑而強之以自增其惑獨不懼其相似邪其祖案以

上御俗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

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跖

與曾史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

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

五臭薰鼻困憊子公反中頽李頤曰困憊四曰五味濁口

使口厲爽王念孫曰詩箋厲病也爽古讀若霜五曰趣

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

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

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

其內曾國藩曰柴謂梗塞也皮弁鵠音述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

支盈於柴柵音策成元英曰支塞也盈滿也外重經繳皖皖環版反然在

纒繳之中而自以為得李頤曰皖皖窮視貌則是罪人交臂厯指

司馬彪曰交臂反縛也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

矣其利案厯指謂柵指也多欲取困

外篇八至十二

莊子故三

外篇

莊子故四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陸德明曰積謂滯積不通帝道運而無

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

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

者矣。宣穎曰首從運處說靜莊子之學非寂滅者比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

故靜也。郭象曰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萬物無足以饒。乃孝反心者。故

靜也。王念孫曰鏡與撓通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鑿也。萬物

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

至王念孫曰漢書注至實也至字古讀若質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

實實者倫矣郭象曰倫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

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郭象曰無為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當其責無為

則俞俞郭象曰俞俞從容自得之貌俞俞者憂患不能處焦竑曰俞

處猶入也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

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

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

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

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格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

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

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願

武曰化古音毀禾反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

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

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雖遂反李頭曰禍也其魂不疲。一

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

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其和案以上虛靜無為與天地台德

是為大本大宗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

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

不居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

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

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郭象曰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

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上必無為而用天

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王安石曰周云上必無為而用

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之君臣

父子之閒而遺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

自慮也舊注落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

同絡

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

而天下功。王念孫曰爾雅功成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

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

人羣之道也。其昶案合羣之道不用小己而用天下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

害。五刑之辟。成元英曰辟法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

陸德明曰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

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

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王雱曰荀卿譏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觀此周豈不知於人者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



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  
 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  
 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  
 區有狀顧炎武曰萌區即樂記之區萌月令句者盛衰  
 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

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

道之序也其昶案莊子論治道乃精實如此文中語道

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郭象

以取道為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

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

而形名次之。王安石曰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

名者命此者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王念孫曰淮南云因循而任下韓子云因而任

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俞樾曰原察也管子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原與

省同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

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

能。郭象曰無相易業必由其名。郭象曰名當其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

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

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

可言也。王安石曰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若此者聖人不能廢驟而語形

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

音悟道而說者。司馬彪曰：迂，橫也。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

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

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

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

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

出，盜。孫詒讓曰：出當為土。墨子曰：君臨下土，今本亦訛為出。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

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郭象曰：自嫌有事。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

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

已矣。其昶案以上帝王天子之德本末兼該先後有序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姚

曰藏書者謂聖人知有秦火而豫藏之所謂藏之名山也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

史有老聃者。司馬彪曰徵藏藏名也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緇十二

經以說。陸德明曰六經又加六緯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

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

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

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

無私。其昶案物愷猶樂愷物勿通禮鄭注勿勿愨愛之貌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

意幾乎後言。其昶案幾危也孔子先言仁義後言兼夫愛無私為仁義之情老子尤不謂然也

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

其牧乎。司馬彪曰牧養也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

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郭象曰皆以自足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居謂反

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成元英曰亡子逃人也意夫子亂人

之性也。其昶案物愷兼愛無私皆性之形色也姚鼐曰莊子真是禪學其詆孔子之徒如以呵佛罵祖

為報佛恩其意正儼然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

以教外別傳自居也。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趂。古顯反而

不敢息

司馬彪曰百舍百日止宿也。王念孫曰跣亦作繭見墨子賈子。

今吾觀子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

一本作妹之者。

不仁也。

陸秀夫曰妹與

昧同其昶案釋名妹昧也易略例見昧釋文一作妹棄昧二字同義荀子注昧蔑也。

生熟不盡於

前而積斂無崖。

其昶案不盡即有餘也淮南言周公殺厲不收於前文句與此同無崖猶無形

謂其斂氣於內食物狼藉概不經懷也老氏主清淨故云。

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

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

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其昶案脫焉猶免焉。

昔者

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

其昶案自有其聖實已非聖又不受非聖之名適增

罪。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

郭象曰有為之則不能恆服其昶案服如禮

記博學以知服之服孔疏服為服畏不  
凌跨以服有服謂以卑服之道服人也

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

然郭象曰衝而出之貌而頽頽然而口剛許覽然郭象曰虺而狀

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焦竑曰將

之其機括能伺察而詳審也知巧而覩於泰凡吳汝綸曰泰以為不

信其昶案此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其昶案竟同境老

綺知巧竊名者也自君子觀之蓋與穿窬無異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成元英

也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王念孫曰

曠曠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

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

棟音柄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

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

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俞樾曰賓讀為擯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

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

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

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

得彼之情。其昶案呂覽注果終也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

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

司馬彪曰輪扁斲輪  
草堂



人也名扁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成元英曰酒滓桓公曰寡

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

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

司馬彪曰甘者緩也苦者急也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

言有數存焉於其閒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

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

可傳也死矣宣穎曰也猶者其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之糟魄已夫薛瑄曰莊子論斲輪之意信知聖賢之書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和案以上元聖素

王之道通乎本原形  
色名聲皆粗末也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  
羅勉道曰日月

於○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其昶案行

所○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古音杭居

猶○離○其○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  
語詞孰居

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

無○事○淫○樂○而○勸○是○  
其昶案勸當為虧形近而訛此風起

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  
吳汝綸曰孰噓吸是孰居無

事○而○披○拂○是○  
朱子曰敷語甚好是真見得敢問何故夫

之○日○既○詳○詰○而○終○不○能○明○言○巫○咸○昭○反○赤○遙○曰○  
韻咸亦姓

姓苑云巫咸之後蓋單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俞樾曰此

姓為咸複姓則巫咸即洪範之五福六極也儀禮鄭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

注古文常為祥說文祥福也凶九洛之事楊慎曰九疇洛書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

之此謂上皇以上歸有光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司馬彪曰

商宋也大宰官也蕩字也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

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

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

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

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其昶案真謂仁過於孝存此分別之見即非至仁矣不及孝謂無孝

之名不見為孝也至孝與親相忘至仁與天下相忘夫南行者至於郢陸德明曰

郢楚都也

在江陵北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曰冥山北海山名是何也則去之遠

也郭象曰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

而愈非至理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

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

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

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

曰至貴國爵并焉郭象曰并者除棄之謂也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

譽并焉郭象曰至願者適也是以道不渝宣穎曰可屏者皆有變滅道不變滅此其至貴

也至富也至願也以上歸有光曰至仁無恩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

宣穎曰懼者駭聽怠者息心惑者忘己

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

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

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

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

蘇轍曰夫至樂者三十五字係注語

誤入正文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郭嵩燾曰樂記

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故樂闕而後

作衰者闕之餘聲也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以文武紀其

盛衰倫經猶言經綸比

和分合所謂經綸也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其和案光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其和案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

德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

司馬彪曰

所常無窮。吳汝綸曰詩魯邦是常箋常守也而一不可待。俞樾曰女故

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顧炎武曰明古

音彌即反。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

谷滿谷，在阬滿阬。顧炎武曰阬古音苦岡反邵晉涵塗

卻守神。郭象曰塞其兌也陸德明曰卻與隙義同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

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

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

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

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羅

道曰欲從莫由惟見其形象充滿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吳汝綸曰吾者代北門高為辭

女委蛇故怠

宣穎曰悍氣盡四體柔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

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

其昶案吳先生從混字林字絕句說文木叢生

日林蓋象五音之繁會也

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

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

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

情而遂於命也

宣穎曰知聖人則知樂矣遂順也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

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

必遙反

氏為之頌曰

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

英日六極六合也

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郭象曰此乃無樂之樂樂

之至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雖遂反宣穎曰六根震動也

吾又次之

以怠怠故遁。

宣穎曰妄力銷鑠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

宣穎曰意識俱亡也。

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宣穎曰愚故道無一知半解可自用也。道可載而與之俱。

順之而已以上歸有光曰至樂無聲。

孔子西遊於衛。

歸有光曰以下皆虛設孔老之言以明自

然之

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

李頤曰師魯太師也金其

名也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芻狗之未陳也。

李頤曰結芻爲狗巫祝用之。

盛以篋。

李頤曰篋行筭也。巾以

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

者取而爨之。

陸德明曰史記樵蘇後爨注云蘇取草也。

而已。將復取而盛以

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

焉。司馬彪曰昧厭也。段玉裁曰厭魔古今字。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

俞樾曰古聚取通用其昶案成本正作聚弟子

故伐樹

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

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

陸則沒世不行尋常

其昶案尋常猶尺寸左傳爭尋常以盡其民注言爭尺寸之地

古

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

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

其昶案無方者不可以一方求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

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

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

而矜於治高秋月日矜尚也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

粗側加反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蟻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

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蟻狙之異乎周公

也故西施病心而曠扶真反其里陸德明曰通俗文云蹙額曰曠其里之

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

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

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以上歸有光曰不襲古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司馬彪曰

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近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

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其昶案古人之求道者未嘗不求之於度

數特度數不足以盡道耳。天下篇云：明於本數，係於未度方密之。先生說之曰：易言制數度，蓋數自有度，因而制之，數爲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統本末之適節也。道之篇也。老子曰：子又惡乎

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

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

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

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

無它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

其昶案正政同字，卽下怨恩八

者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其昶案出則應物，由咸宜循變無溼也。

外人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成元英曰隱藏也其昶案隱則一塵不滓采真之遊

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郭象曰猶傳舍也朱

駿聲曰蘧借為邊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

其昶案山木篇

不為功名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以仁義自見者反此宣穎曰道本至精至靈不在著迹處

古之至

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

立於不貸之圃

司馬彪曰貨施與也

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

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

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

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

也郭象曰言其知進而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不知止則性命喪矣

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滯者為能用之。李頤曰：滯，滯也。故曰正者

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陸長庚曰：天門猶靈府，老子有天門

開闔之語其視案以上不滯迹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

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子盍膚，則通昔不寐

矣。司馬彪曰：噉，齧也。陸德明曰：昔，夜也。夫仁義慥七感反然，乃憤吾心。其視案釋

文憤又作憤藝文類聚亦作憤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

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司馬彪曰：放，依也。又奚傑然若負建

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

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

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其視案以上無

失其朴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所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

王應麟曰御覽引孔子曰

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

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

本異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

口張而不能嚼許劫反陸德明曰嚼合也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

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

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高秋月曰老

聃方將倨堂而應微其視案應當也微無也曰子年運

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

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

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

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

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

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

而民不非也郭象曰殺降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

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郭象曰

曰教之速也誰者別人之意也則人始曰天矣禹之治

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郭象曰此

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人自爲種而天下耳宣穎曰  
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而與於

同言各分黨類於天下其昶案說苑載禹見罪人而泣  
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  
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  
痛之據此人有小謂人各有小不順道而罪之是兵有  
順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何言哉其昶案上言孕婦生子競教速成早生分別是  
人我之見婦女且然非特儒墨蓋其所由來者

漸矣何言哉猶不足道也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

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

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屢音例蠶反之尾王引之曰屢  
蠶皆蠟之異

名鮮規之獸吳汝綸曰規當讀窺  
鮮窺不常見者也莫得安其性命之情

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

立不安其昶案以上  
毋鑿其知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



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

王敵曰孰通  
熟奸通干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

陸德明曰  
用鉤取也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

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

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

豈履哉夫白鴉

五歷反

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

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

郭象曰鴉以眸子相視蟲以  
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

故曰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其昶索列子直爰之獸自  
孕而生曰類故與顧同性

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

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

王夫之曰變易人之性命而  
道壅不行惡足以化順其自

然則物固各有性命雖五伯七雄之天下可使反於其樸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

得之矣烏鵲孺李頤曰孺字孔而生也魚傅沫司馬彪曰傅沫者以沫相育也細

要者化陸德明曰細屢蜂之屬也即有弟而兄啼其昶案赤

子善啼言兄幼而弟已生自然之化育久矣夫丘不與如此褚伯秀曰烏鵲四句哪淫化胎也

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上以

歸有光曰大化順其自然泯形迹也

刻意第十五姚鼐曰此篇乃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之類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

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

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

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  
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  
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司馬  
彪曰。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若鳥之噉呻也。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  
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  
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  
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故曰。夫恬惓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惓矣。平

易恬快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  
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  
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王念孫曰淮南注故巧也循天之理故  
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  
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  
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快乃合天德故曰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  
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  
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象曰若雜乎濁欲

則有所不順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

竭顧炎武曰竭讀去聲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

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

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陳建曰陸象山專務虛靜以完

養精神其學全本莊子夫有干越之劍者司馬彪曰干吳也吳越出善劍柙而藏

之不敢用也其昶案北堂書鈔引作不敢輕用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

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其昶案詩傳倫道也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

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

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其

案此篇以體純素立論

###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謨曰：繕，治也。其初，案舊重俗字，今從張君房本。滑

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崔謨曰：滑，治也。俞樾曰：滑猶汨也。說文：汨，治水也。謂之

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

之以知養恬。王應麟曰：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謙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益固。知與恬

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司馬子微曰：恬知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夫德和

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

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陳治安曰：樂記君子反情以和志。信行容

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

陳治安曰徧行者遺和理之原而徧於外也。俞樾曰

徧當為一體一志說之。

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

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宣穎曰必以己德加人則人性失矣。

古之人在

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

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

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

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

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

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瀟。

古堯反本亦作澆。

淳散朴離，道以善

險德以行。

其和案險讀為掩見周禮注。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

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俞樾曰識知同義詩不識不知

然後附之以文

益之以博

宣穎曰文博俗學也

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

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

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

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

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其昶案故固同

古之所謂隱士者

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

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

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

高秋月曰根極

謂性命也

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

郭象曰任其真



知而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其利案外不任聰明以取困內不逐無涯

以自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郭象曰危然獨正之貌已又何為哉

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

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

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

之謂也宣穎曰軒冕俗思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

成元英曰儻者意外忽來者耳寄之其來不可圍王念孫曰其去不可圍與禦通

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

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

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向秀曰以外易

內可謂倒置其視案  
此篇以淡世緣立論

###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其視案白帖引作灌注

涇流之大

司馬彪曰涇通也

兩涘

音侯

渚崖之間不辯牛馬

陸德明曰言廣大故望不分別

於是焉河

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

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

洋向若而歎曰

崔謨曰望洋猶望羊仰視貌司馬彪曰若海神其視案海若見楚辭

野語

有之曰聞道百

顧炎武曰百古音博

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

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

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

於大方之家。

司馬彪曰方道也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

者。

王引之曰御覽三引莊子竝作井魚故釋文此句不出鼃字

拘於虛也。

王念孫曰虛同墟文

選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

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

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

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

不虛。

司馬彪曰尾閭泄海水出外者也

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

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

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

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

地之閒也不似暑空

孔音

之在大澤乎

陸德明曰暑孔小穴也

計中

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

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

其昶案卒亦人

也天地篇人卒雖眾至樂篇人卒聞之並同

人處一焉

其昶案上文人處一焉以人對萬物言此

以一人對眾人言

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

帝之所連

其昶案連讀為運江南古藏本正作運

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

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

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其昶案以上言學道

者宜大其識量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

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

其昶案詩箋故端也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

證彘

許亮反

今故

郭象曰彘明也今故猶古今

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跲

郭象曰遙長也掇猶短也

淮南高注彘短也並字異義同王念孫曰方言

知時無止察

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

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

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

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

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

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其稜案以上學識貴極其精

河伯曰世之議者

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

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

孚音

大之殷也

其昶案孚同郭公羊傳邪者何恢郭也殷盛也

故異便此勢之有也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汗

宣穎曰事不假力於人亦不自食其力者爲貴不自食其力者爲

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

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

夫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

分之至也宜穎曰大人止是虛中無相而已收斂分定

至精至大不在形迹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舊注倪惡至而倪分也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郭嵩燾曰道者通乎人我者也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其昶案物者以私乎我者也

俗觀之貴賤不在己其昶案俗者徇乎人者也以差觀之因其所大

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

矣其昶案天地之外正復無窮豪末之內亦復無窮此言等差無定以功觀之因其所

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

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其刑案此

言有無相需功用各異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

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

相非則趣操觀矣。其刑案此言是非疊起情趣萬殊唯知道者解此故大同而通於一也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陸德明曰之者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湯

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

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

穴。崔譏曰梁麗屋棟也郭慶藩曰即列子之梁麗屋棟材大故可用衝城言殊器也騏驥

驂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鴟鴞夜

撮七括蚤音早陸德明曰蚤說文跳蚤齧人者也察豪末畫出瞋目而不



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

王敬曰蓋與盡同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

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

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

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顧炎武曰家古音姑其昶案河

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顧炎武曰為古音譌吾辭受趣舍

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李

日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顧炎武曰

猶漫衍施式何反吳汝綸曰謝施連縣字猶崎施邪施與委蛇同義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

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  
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  
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  
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其昶  
辭注舉與也猶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案楚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

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顧

武曰馳古音馳移弋多反化毀禾反河伯曰然則何貴

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

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

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

崔謨曰薄謂以禮著之

言察乎安危。盍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

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

焦竑曰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

神而無方。不測者也。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其視案位乎得言各當其分

躡丈益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其視案躡躡屈伸位乎得也反要語

極本乎天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落馬首。

段玉裁曰落謂包絡也

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

無以故滅命。

其視案故謂變故

無以得徇名。謹守而勿失。是謂

反其真。

其視案以上道以盡人合天為用

夔憐虻。

音賢陸德明曰夔一足獸也司馬彪曰虻

馬虻。虻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虻曰。吾以一

蟲也

足跨

反 救甚

蹕

反 救角

而行

王念孫曰跨卓與蹕同一作蹕蹕跛者行一前一卻不定之意

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蛇曰不然子不見

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

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

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

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

似也

吳汝綸曰似與俟通待也

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

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于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

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

本又作鱗

我亦勝我

王啟曰鱗與躡

同躡也列子

雖然夫折大木蜚

音飛

大屋者唯我能也故

以眾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其視衆目有所

不見小不勝也心無所不通大勝也世人皆養小以害大唯聖人能爲大勝末二句發揮目憐心義已足喻言

詳正言簡也以上宣穎曰發無以人滅天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

子合反

而弦歌不憊

本又作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

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

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

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

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

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

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

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

退以上宣穎曰發無以故滅命公孫龍問於魏牟曰俞樾曰史記趙

白同異之別藝文志公子牟四篇注云魏之公子也先

莊子莊子稱之呂覽有中山公子牟魏伐得中山公以

邑子牟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

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爲

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

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許穢反敢問其方公子牟

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炤音坎井之鼃乎謂

東海之鼃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司馬彪曰入

休乎缺齎之崖陸德明曰字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

沒足滅跼還

旋音軒寒

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

司馬彪曰還願視也

陸德明曰軒井中赤蟲也科斗蝦蟇子也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跼埴井之

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

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其昶案夫

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

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

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

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

失也且夫知去聲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

是猶使蚤負山商蛇

音渠

馳河也

司馬彪曰商蛇蟲名北燕謂之馬蛇

必不

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

是非埒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音此黃泉而登大皇陸德明曰廣雅

也趾躄無南無北音釋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姚鼐曰以

韻求之東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

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

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司馬彪曰

壽陵邑名未應未得國能其昶秦國能謂其國之絕技又失其故行

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

孫龍口喏起據反而不合司馬彪曰舌舉而不下乃逸而

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



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

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

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

國中，三日三夜。陸德明曰：說文按求也。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鵲。於袁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

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成元英曰：練實，竹實也。非醴泉不飲。

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許稼反。陸德明曰：詩箋云：

以口拒人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以上宣穎曰：發無以得，徇名其

視案知辯國爵皆好名者所慕吳闞澤對大帝曰莊子  
老莊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莊子

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齊人非也周蒙人屬未不屬齊

鳳陽濠梁為其游覽之地曹縣漆園為其宦游地莊子曰儵音由魚出游從容姚

曰儵即斂字而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  
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

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

我我知之濠上也其昶案此言安知魚樂之問循子本

我即知之濠上也意是已知吾之知特問安所從知耳

子曰此盡己之性能盡物之性也與物同樂證反其真邵  
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胡居仁曰莊  
子邵子甚大若莊子就規矩準繩便到邵子

至樂弟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音昏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吳汝綸曰

其猶其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

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方以智曰。蹲循卽逡巡。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

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

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

羣趣者。誣誣。亡耕反。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

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

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

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

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音荒乎芴音忽乎。而無從出乎。芴乎。

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李頤曰：職，職繁殖貌。皆從無為殖。故

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以上

光曰：至樂在無為。以生死不破。故多累。其稜案：范文正公言：一身從無中來，從無中去。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

不能管後事。即放心逍遙。任意往來。其說殆取之莊子。朱子謂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

而計較。生死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蓋自古大儒名臣。未有不勤破生死者。莊子書尤數數言此。特詆詭

出之遂覺。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歌。陸德明曰：盆，謂瓦缶也。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

矣。其稜案：老身長子見荀子彼注云：身已老矣。子已長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司馬彪曰：槩，感也。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

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

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司馬彪曰。以天地為室也。而我噉噉。古弔反。然隨

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

於冥伯之丘。李頤曰。支離忘形。滑介忘智。冥伯邱名。喻杳冥也。崐崙之虛。黃帝

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郭嵩燾曰。柳痛一聲之轉。其意蹙蹙然。惡

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

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宣穎曰。四大假合。暫湊集耳。死生為晝夜。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曾國藩曰。莊子所謂觀化。化即子

所謂觀物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須放大襟  
抱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挹不盜之習莊子

之楚見空調音獨體音樓饒音苦堯音然有形音司馬彪曰擻音苦弔

以馬捶陸德明曰擻說文作擊云勞擊也馬捶馬杖也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

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

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

卒按獨體枕而臥夜半獨體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

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

乎莊子曰然獨體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

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姚永樸曰從縱通雖南面王

用從然猶放然

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

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

蹙頞曰：

李頤曰：曠，頤者，愁貌。吳汝綸曰：據李注，頞字衍也。列子注引此文亦作曠。曠，曠也。

吾安能

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勞乎？

其昶案：以上證死非不樂。

顏淵東

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

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

「上甚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

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



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司馬彪曰：海鳥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滅文仲。

使國人魯侯御音訝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

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鱗。反里轉不敢飲一杯。

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

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鱗鱖。

音條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

諂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

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

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

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

條達而福持。吳汝綸曰：福備也。持養也。列子行食於道。

從。司馬彪曰：從道旁也。見百歲獨饒捷。居輦蓬而指之。司馬彪曰：捷拔也。

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宣穎曰：養心憂

不定貌詩予果歡乎？種有幾？郭象曰：變化種數不可勝計。得水則為

蠶。陸德明曰：此古絕字。司馬本作繼。得水土之際則為蠶。蟻音賓之衣。生

於陵屯則為陵。舄音昔陸長庚曰：大地塵埃浮游水上。際為水舄。蠶蟻依以為衣。詩所謂黃陵舄得鬱棲則為

烏足。烏足之根為蟻。齊音齊曹司馬彪曰：鬱棲蟲。其葉

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俞樾曰：胥也。合下為句。列子釋文：胥少也。謂少時也。

其昶案胥音胥生於竈下。司馬彪曰：得熱氣而生也。其狀若脫。其名為鵠

也。猶俄焉。

其句掇反丁活 鳩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音 餘骨乾餘骨

之沫為斯彌李頤曰沫口中 斯彌為食司馬本 醯許今

馬彪曰蝨醯若頤輅音 生乎食醯黃軌音 生乎九猷文

酒上蟻蟻也九 莫豆音 芮生乎腐蠅音 權郭嵩燕曰頤

猷生乎蒼芮反 芮生乎腐蠅音 權郭嵩燕曰頤

醯之類也方言蟻蟻自閩以東謂之蟻蟻梁益之間謂

之貉輅當為貉猷當為蟻漢書蚍蜉出平陰皆羣飛小

蟲也郭注爾雅蟻蟻云小蟲似蚋喜亂飛芮當為蟻荀

子醯酸而蟻聚焉是也此言小蟲自相化司馬彪曰蠅

蟲一名也爾雅羊奚比乎不筍息尹 久竹生青窻司馬彪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郭象曰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

一氣非  
死非生

外篇十三至十八

莊子故四

外篇

莊子故五

達生第十九

其利案此與養生主同旨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顧炎武曰為音譌姚範曰生讀為性淮南

作通性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

李回身無以生之

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命表事也

養形必先之物

其利案國笈用物也

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

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

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

其利案禮

鄭注果決也

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

不免矣

其利案有形則不能無為既為則不免有累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

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正平則與彼更生。宣穎曰

與造化同。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吳汝綸曰言棄

其推移。而遺之。而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

有餘也。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郭嵩焘曰。散則反歸其本。而機又形。精不虧。是講能移。

於是息焉。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精而反以相天。羅勉

願炎武曰。虧古音去。禾反。移。精而反以相天。羅勉

七多反。郭象曰。與化俱也。精而反以相天。羅勉

天音汀。以上歸有。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

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音居。子語女。凡有

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則物之。吳汝綸曰則物之三字句絕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

化。朱得之曰無始無終也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王敵曰不

為物所闕止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

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

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

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

故選音悟物而不懼。之涉反陸德明曰還忤也懼懼也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郭象

曰不關性分之外故曰藏復讎者不折。鑽于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莊子  
養生堂



李願曰：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

吳汝綸曰：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郭象曰：開天者

性之動，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

於人民。其昶案：民字句絕，民真為韻。幾乎以其真。以上歸有光曰：守氣全神。仲尼

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王念孫曰：病與

偃同，承與拯同。易虞注：拯取也。李治曰：內則數庶，差有蜩荀子、耀蜩、楊倮注云：南人照蟬取而食之。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

則失者錙銖。郭象曰：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累三而不墜，則失者

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郭嵩

列子作若槩株駒。注云：株駒，斷木也。山海經：達木，下有九枸。郭璞注：枸，根盤錯也。說文：株，木根也。徐鉉曰：在土

上曰株杪者近根盤錯處厥者斷木爲杪也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

易蠲之翼何為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孔子顧謂弟子曰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蘇軾曰凝當作疑其痴僕丈人之謂乎以上

光曰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

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成元英曰好遊涉者

數習則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郭象曰沒人謂能驚

沒於水底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

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

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顧炎武曰顧古音去覆卻萬方陳

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宣類曰心者神之舍惡往而不暇。

顧炎武曰以瓦注者巧。成元英曰注射也而戲賭射者心無矜吝。音昏陸德明

中以鈞注者憚。成元英曰以黃金注者殯。音昏陸德明

也。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郭象曰夫

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

吾聞祝腎學生。司馬彪曰學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似歲以待門庭。成元英曰拔亦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

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王敬

其後羣羊皆警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音豹

則全而不偏。

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

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音薄

無不走也。成元英曰。縣薄垂簾也。吳汝綸曰。走趨也。呂

覽淮南皆稱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

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

其後者也。郭象曰。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

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

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

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其衽案取讀為最

最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其衽案以上自祝宗人玄端

以臨牢筴。

林希逸曰玄端冠也李頤曰牢豕室筴木欄也

說彘曰汝奚惡死吾

將三月椽。

音患汝司馬彪曰椽養也

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

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

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

於豚。

直轉反。楯。食準。

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

王念孫曰。豚讀為軫。楯讀

為輶。皆柩車也。聚僂。柩車飾也。取飾所聚亦其形。僂也。

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

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其昶案。以上戒貪心。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

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

諛。

呼該反。詒音臺。為病。李頤曰。諛詒失魂魄也。

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

告敖者。

俞樾曰。廣韻。皇子。複姓。

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瀆

救六之氣。李頤曰忿滿也。瀋結聚也。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

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

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司馬彪曰。沈水汙泥也。

也。竈有髻。司馬彪曰。髻竈神。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

下者。倍。音裴。阿鮭。反。戶媯。蠱。音。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音逸。

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宰。所巾。反。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

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

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吳汝綸曰。惡字屬上。讀物猶狀也。

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駭。引。救。

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

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其昶案以紀消所景反子為王

養鬪雞。俞樾曰列子作紀消子為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其昶案廣雅已

成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李頤曰十日又問曰未也。猶

應嚮。本亦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

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

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張居正曰此養德之喻也英雄豪傑之從事於學若

紀消子養雞則幾矣其昶案以上息勝心孔子觀於呂梁。張湛曰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石絕

水曰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鼉魚鼈之所不能游

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

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其昶案廣孔雅塘隄也

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

段玉裁曰司馬云回水如磨與泔胡忽借出郭象曰磨

齊也皆躋字引伸段借之義與泔反借出翁而旋入

湧出者泔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

也其利案邵子云莊周雄辯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

也牛曰躋踏四顧孔子觀水曰蹈水無私皆至理之言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

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

然命也其利案以上梓慶削木爲鐻音據李頤曰魯大

名也司馬彪曰鐻樂器也似夾鍾

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

日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存雖然有一焉



臣將為錄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

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

忘吾有四枝形體也李頤曰輒然不動貌當是時也無公朝郭象曰觀

公朝若無則跂慕之心絕矣其巧專而外骨本亦消成元英曰然後

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賢通鑿宣穎曰言

鑿在目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郭象曰必取材中者也則以天合天

郭象曰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其視案以上東

野稷以御見莊公李頤曰東野姓稷名司馬彪曰孫卿作東野畢陸德明曰或云顏闔傳衛

靈公太子則不與魯莊同時常是衛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

文弗過也司馬彪曰謂過織組之文也褚伯秀曰詩執轡如組使之鉤百而反司馬

彪曰稷自矜其能圓而驅之。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如鉤。復迹百反而不知止。

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

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其利案以上工倕旋而

蓋規矩。呂惠卿曰任指之旋與規矩合而不露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

其靈臺一而不桎。司馬彪曰桎闕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

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其利案張本不內變不外從

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其利案以

上與道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司馬彪曰踵大適也

李頤曰扁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

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舊注賓同擯逐於州部。

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

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郭象曰：闇付自然也。

茫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

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

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

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

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

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

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

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司馬彪曰：委蛇，泥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李頤曰：款，空也。啟，開也。如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騾以車馬。顧炎武曰：莫補反。樂，鳩音。晏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吳汝綸曰：以上託意以慨至言之，驚，眾也。

山木第二姚鼐曰：與人開世同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

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

天年。夫吳汝綸曰：夫字屬上句。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

命豎子殺雁而烹之。王念孫曰：烹本作亨，故釋文音普。彭反。若本作烹，則不須音釋矣。亨

讀為享。呂覽作饗。王引之曰：說文雁驚也。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

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

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

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

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其稜案似之而非謂物之不若材，非若有道德者之自晦也。若

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

化而無胥，專為一上一下。姚鼐曰：上下字互易。以和為量，浮游乎

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

主雋曰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則胡

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顏之推曰莊老之書蓋全真養性不

肯以物累己也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其類案倫類也

合則

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

胡可得而必乎哉。

劉辰翁曰離毀云云皆人情不相樂也賢則人忌而謀之不肖則欺之

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郭象曰不可以一方也惟

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以上

歸有光曰秉道德以遊世若知若愚市南宜僚見魯侯。

李頤曰姓熊名宜僚陸德明曰左傳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

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

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與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

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

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

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其昶案胥疏壘韻字胥亦疏也見應帝王釋文

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

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音枯形。去皮洒心。

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

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

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方宗誠曰。此蓋亦竊取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意。劉

熙載曰。莊子之文亦所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學

者當於蹈大其生可樂其死可葬郭象曰言可終始處之吾願君

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郭象曰：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胷中也。君曰：彼其

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

倨，無留居，以為君車。郭象曰：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曰：彼其

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

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其昶案：法

言云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

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郭象曰：絕情送君者，皆自崖而

反。君自此遠矣。郭象曰：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累見有於

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其昶案：莊子於堯舜孔子每微文見

意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



郭象曰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司馬彪曰有虛船來觸

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陸德明曰爾有一人在其上則

呼張歛許及之陸德明曰張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

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

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以上歸

去累虛己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李頤曰衛大

以為號奢其名也郭嵩燾曰猶左為壇乎郭門之外三

月而成上下之縣褚伯秀曰設架縣鐘上王子慶忌見

而問焉李頤曰王族也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

敢設也呂惠卿曰有術設其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

閒則非所謂一也

朴侗乎其無識。

顧炎武曰識音之

儻乎其怠疑。

王念孫曰怠疑與侗儻義近說

文治癡貌漢書注侗儻不前也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

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

郭嵩燾曰名爲賦斂而聽民之

自致其昶案窮盡也

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宣穎曰賦斂且然況有大道其順從可知以上歸有光曰抱一守朴而用自足

孔子圍於陳蔡

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

俞樾曰廣韻大公複姓

曰子幾

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

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

音紛紛

而似無能

顧炎武曰能古音奴代反李頤曰紛紛羽翼聲

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

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王念孫曰緒餘也

是故

其行列不斥而外。

其昶案書疏斥謂檢行之也而外屬上為句謂其行列不檢斥而外出人

亦不害之也

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

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

成者墮。

許規反

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

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

呂惠卿曰明居連讀得即德

純純常常。

乃比於狂。削迹搢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

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

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枵

食汝反

栗。入獸不亂羣。入鳥

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以上歸有光曰捐功名

孔子問子彘

季音曰李頤曰桑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

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

散何與子桑季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李頤曰林回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司馬彪曰林回或曰為其布

與陸德明曰布謂貨財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

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

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

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

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宣穎曰無挹取其愛益加。

進異日桑季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方苞曰真冷當為遺令之訛

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其

案形不離其神。情不疲於感。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郭象曰任

也。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郭象曰朴素而足以莊子

衣大布而補之。正潔賢節。係履而過魏王。司馬彪曰潔帶也。魏王惠

也。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

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

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柈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

王往況長丁亮。其閒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

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

而不柔也。處勢不便。王念孫曰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或曰勢居未足以逞

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

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宣穎曰比干受害其已驗也吳汝綸曰剖字蓋衍釋文出見心二字

梅曾亮曰莊周屈原司馬遷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皆怨悱之書也然而莊周之怨悱也隱矣以上歸有

光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

槁枝而歌焱。必遙反氏之風。陸德明曰焱氏古之無為帝王也有其具而

無其數。林希逸曰無其數無節奏也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

犁然有當於人之心。焦竑曰犁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顏回端拱還目

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其利案達

則自放拘則自苦皆已為累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

也歌者其誰乎言無我相也其利案天損謂窮極人益謂爵祿天損與之益難借損可也故易人益與之借益不可也故難無始

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其利案無始非卒齊生死夫今

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

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司馬彪曰運動也泄發也郭象

日不可逃也言與之借逝之謂也陸德明曰言我也為人臣者不敢

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平何謂無受

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

乃非己也吾命存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

吾若取之何哉其利案此即孟子求在外之旨凡取外物之利以為己益者皆盜竊之行也是

以聖人有天。故曰鳥莫知於鵠。音鴝。或云鵠。鵠燕也。目

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郭象曰。避禍

此言鳥之畏人。但覺不宜。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閒社稷

存焉爾。宣穎曰。襲入也。入巢入室。託居在此耳。非有所

鳥亦有其居。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

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

耳。宣穎曰。目前所值。特電光一閃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

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

終矣。其昶案。天生。有人人。能自葆其天。則人亦天矣。人而不天。蔽於性也。聖人體逝。純亦不已也。以上

歸有光。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



廣七尺。目大運寸。

王念孫曰廣為橫運為從運寸猶感經寸國語注東西為廣南北為運

周之穎而集於栗林。

李頤曰感觸也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

逝。司馬彪曰殷大也

宣穎曰集栗林也目大不覩蹇裳履反步執彈而

留之。

司馬彪曰履疾行也留宿留覩一蟬方得美蔭而

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

宣穎曰執翳舉臂也見得而忘其形異

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司馬彪曰真身也莊周恍然曰噫

物固相累。

郭象曰相為利者恆相為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

人逐而諄之。

郭象曰諄問之也宜穎曰方見利於前已召害於後展轉相生各不自悟蓋方寸中

偶然一動便是無數倚伏之機

莊周反入三日不庭其

故虛己無為道未有論焉者也

案舊作三月據下言頃閒則從釋文一蘭且從而問之

本作日是也吳先生云庭讀為廷平也

司馬彪曰蘭且莊子弟子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

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

俗從其俗今吾游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游於

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郭象曰以

見問爲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拈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以上舊

注不逐物陽子之宋司馬彪曰陽子陽朱也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

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

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

行安往而不愛哉張湛曰騶盈矜伐入神之所不與虛已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

能距之以上  
舊注不恃美

田子方第二十一

姚鼐曰與德  
充符同旨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

李暉曰田子方魏文侯師名無  
擇韓愈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

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  
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

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

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

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

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

俞樾曰淮南注虛心也  
人貌天虛相對成義

緣而葆真。

成元英曰  
緣順也

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

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

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

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

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直爲我

累耳以上歸有光曰全德之人體道無迹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李頤曰

子南國賢人俞樾曰廣韻溫伯複姓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

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

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

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

而斲明日見客又入而斲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

斲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

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

若虎

郭象曰槃辟其步透蛇其迹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

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

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

矣

方以智曰擊同及郭象曰日往意已達

亦不可以容聲矣

其視案以上契道忘言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

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

戶郎反

若乎後矣

陸德明曰字林瞠直視貌

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

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

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

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沼乎前。成元英曰器爵位也其昶案管子注沼充

也。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

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其昶案曰

有出入而實無存亡喻人之真君亦不以生死為存亡也萬物莫不比方。其昶案比

也謂萬物之化生皆順太陽之軌道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

則存。是入則亡。郭象曰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萬物亦然。姚鼐曰萬

有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

以待盡。效物而動。宣穎曰效猶感也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

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

與女交。一臂而失之。羅勉道曰與即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姚鼐曰交一臂而失之所

謂多學而識之也所謂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也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

著也郭象曰著見也其昶案步趨言道莫非化機之所著不可執相以求之也彼已盡矣而

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朱駿聲曰唐空也吾服女也

甚忘其昶案服猶習也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

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其昶案以上道體察著上下不可自忽於日用孔子見

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朱駿聲曰憇段為蟄

司馬彪曰憇不動貌孔子便而待之其昶案楚辭注便安也少焉見曰且也

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

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

心困焉而不能知日辟焉而不能言司馬彪曰辟卷不開也嘗為

女議乎其將。

高駿烈曰呂覽注將主也言議乎其宗主也

至陰肅肅。至陽赫

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

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

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

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

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

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

成元英曰。疾。患也。易。移也。

行小變。而不

失其大常也。

郭象曰。死生亦小變也。

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

李頤曰。次。

也。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

成元英曰。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



混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

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其

案漢書注介被也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

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

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

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沟音

也其昶案釋名沟澤也有潤澤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

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

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

與郭象曰醯雞齎中之蟻蠓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

大全也。

其昶案以上道體混合天地不可自域於形骸

莊子見魯哀公。

司馬彪曰莊子

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在哀公後百二十年

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

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

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

音

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

形。其昶案句同絢禮疏云絢為拘著屨頭其屈緩佩玦

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

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

陸德明曰

號號令也

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

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

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

儒者一人耳。

成元英曰一人謂孔子

可謂多乎。

其昶案以上外節者

百里奚

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

政也。

范祖禹曰此亦可謂知百里奚矣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

動人。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

食紙

筆和

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

方以智曰儻猶坦坦

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

司馬彪曰般礴

謂箕坐也

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郭象曰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其昶案以上內重者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王念孫曰其釣非持其釣皆指

鉤而言古人謂鉤為釣也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

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



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

夜遁。終身無聞。其昶案此蓋寓言向父造顏淵問於仲

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

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其昶案文

王舉賢而必寄之夢卜不自用也。斯須者化機也。循斯須故無成心以上化畛域。列御寇為伯

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郭象曰盈貫溢鏞也。右手放發而左

不知故可措之杯水。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宣穎曰一矢適去二矢已復在沓。沓

以朱韋為之。所以韜指利於放弦也。二當是時猶象人

也。成元英曰象人木偶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

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

外。其視素倚山故背逡巡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

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

斥八極。郭象曰揮斥猶放縱神氣不變。今女恍然有恂目之志。陸德

明曰恂謂眩也爾於中也殆矣夫。其視案以肩吾問於孫叔敖

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

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

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

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

亡乎彼。林希逸曰可貴在令尹則與我無與在我則與令尹無與方將躊躇。方將四

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

不得說。美人不得濫。姚永概曰淮南美者不能濫也注濫覲也盜人不得劫。

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成元英曰入乎淵泉而介礙也

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陳洽安曰

莊子常以無用為大用故末句引老子以見其學非止了一身者以上歸有光曰忘得失楚王與凡

君坐。司馬彪曰凡國名在汲郡其縣陸德明曰凡周公之後也少焉。楚王左右曰。凡

亡者三。郭象曰言有三亡徵也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

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其昶案以

知北遊第二十二 姚鼐曰與大宗師同旨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爲謂

焉。方以智曰奔通。盜謂滿起也。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

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

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

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李頤曰狐闕丘名知以之言

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哀在反。王念孫曰。唉與欬同。予知之。將語若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

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



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

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

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道不可致。郭象曰。道在自然。非可言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

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

日損。郭象曰。損華偽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

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

人乎。其親案。易謂簡易。郭嵩燾曰。通死生為徒。聽氣之聚散而吾無與焉。則無為矣。道至無為而仁義禮

之名。可不立。是之謂歸根。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

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其昶案此卽輪迴之說故曰

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子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不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其昶案以上道本無爲故以無言無知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貴

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

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

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其昶案物已猶人我扁然而

萬物舊注扁同翻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

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

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

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其昶案以上原道於天體也齧缺問

道乎被音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

知一汝度神將來舍顧炎武曰舍古音暑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

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李頤曰瞳未有知貌言未卒

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

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宣穎曰媒同味無心而不

可與謀顧炎武曰謀古音媒彼何人哉其昶案以上實道於身用也舜問乎丞

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存夫道舜

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司馬彪曰

委積也魏了翁曰但看天地之委形也便是超然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

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蛻始銳反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天地之彊陽氣也郭象曰彊陽猶運動又胡可得而有邪其昶案人之知

覺皆陰陽之氣運動之使然不得據為己私以上合天與身與道而一之也孔子問於老聃

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音藥而心成

英曰疏瀹猶酒濯也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窅烏了然難言反

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

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

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

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其昶案邀與徼同說文徼循也四枝彊思慮恂達

洪頤煊曰徇恂通用墨子則聰明心慮無不徇通耳耳目聰明顧炎武曰明古音彌郎反其用

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

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

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舊注以同已郭象曰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成元英曰老

子言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

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魚威反乎其

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其昶案君子之道謂辯博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

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

自本觀之生者啗音飲醴音意物也李頤曰啗醴聚氣貌雖有壽夭相

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力果反

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王引之曰所猶可也其昶案果蔬之微有自然之文理人

類雖艱難亦可與果蔬相類順其自然而已管子注齒類也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

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

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本亦作隙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音流然。莫不入焉。郭象曰：出入者變化

謂之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

敕刀反。陸德明曰：字林：弢，弓衣也。墮其天裘。陳筆反。其弢，案說文：裘，書衣也。紛乎宛乎。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

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其弢，案將至猶言造極。儀禮將命注：將猶

致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

值。其弢，案道無可見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

得。其弢，案以上論道之終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

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象曰：欲令指名所在。莊子

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

瓦甕步履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尸目溺東郭子不應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羅勉道曰質本也言正

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郭象曰監市之履豨

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

與監市雖異職而同姚永概曰汝

為飲射之事故問之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唯入字為句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其昶案言汝唯莫必道不外物故

乎逃物是周其昶案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儀禮疏

名者即今儀禮疏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

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郭象



曰此皆無  
為故也  
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

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閱象

曰馮閱者虛  
廓之謂也  
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

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

也  
陸長庚曰際謂邊際也有際則謂之物  
然道亦非能離物特際之不際者耳  
謂盈虛衰殺

其和案盈虛  
衰殺際也  
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

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呂惠卿曰盈虛物也  
為盈虛者道也其和

案以上論  
道之推際  
反於河  
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

几闔戶晝瞑  
反處野  
戶而入  
司馬彪曰  
多開也  
曰

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其和案隱几二字涉上  
文而衍白帖引此無有

曝音剝然放杖而笑。李頤曰曝然放杖聲。曰天知子僻陋慢訑。音故

棄子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子之狂言而死矣。夫音奄

壘音剛弔聞之曰。李頤曰弔其體道人名。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

所繫焉。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

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郭象曰明至道

非言之所得惟在乎自得耳其昶案此喜神農能知道而其辭乃若示貶所謂正言若反者也。視之無

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

也。其昶案以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姚鼐曰佛經以

於是起豈效此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

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

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

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

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

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崔本作叩而歎曰。弗知

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

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

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

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其視案告非其人。雖言不信。與未聞等耳。道無

問。問無應。郭象曰。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

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

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岷嶴。不游乎太虛。宣穎曰。塵

見未超以有物相隔也。其視案以上申無知。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

無有乎。光曜不得問。宣穎曰。無而孰視其狀貌。舊注孰

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

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

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郭象曰。此皆絕學之意也。其視案末二句。光曜

自言慕效無有無所致。大馬之捶鉤者。孫詒讓曰。淮南

力也。以上申無體為體。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

道與。曰。臣有守也。王念孫曰。守與道。臣之年二十而好

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

其昶案是用之者十四字爲句淮南云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

而況

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其昶案以上申無用爲用

冉求問於仲

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林疑獨曰未有天地

之前以既有天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

冉求失問

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

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

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

神者求邪。

林疑獨曰虛則神王故昭然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礙之而不神者來舍故昧然

無

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宣穎曰總一氣之所

化子孫可自無而有。天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地獨不可自無而有乎。